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10n0261

圓覺經精解評林

明 焦竑纂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經題
  - 序分
  - 正宗分
    - 文殊章
    - 普賢章
    - 普眼章
    - 金剛藏章
    - 彌勒章
    - 清淨慧章
    - 威德章
    - 辨音章
    - 淨業章
    - 普覺章
    - 圓覺章
  - 流通分
    - 賢善首章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．261
精解評林卷之上大方廣圓覺脩多羅了義經

太史漪園　焦竑　弱侯父　纂

太史如岡　陳懿典　孟常父　校

(晁文元曰：「圓覺之首，佛為十二大士說如來本起因德，修之以三觀，圓覺盖自誠而明者也。」)

(如山曰：「此覺有廣大義，有方圓義。謂體大而用廣，理方而義圓。方是正直，不偏不邪。圓是滿足，無虧無缺。亦可大方是體，廣圓是用。謂體大而方正不偏，用廣而圓滿無缺。故復以方連大，以圓連廣。又上三字是別，圓字是惣。意明此覺具足三大之德，故名〔圓〕。」)

裴休曰：「大者，其性廣博，猶如虛空。方者，就法得名，軌持為義。軌生物解，任持自性。廣者，從用得名，廣多、廣博為義。廣多者，此圓覺性，本有過塵沙之妙用，潛興密應，無有休息，無有窮盡。廣博者，此無盡之用，一一同與覺性，無有邊際、無有分限。圓覺者，直指法體。若不克體標指，則不知向來說何法大、說何法廣。圓者，滿足周備，此外更無一法。覺者，虛明靈照，無諸分別念想。此覺非離凡局聖，非離境局心。心境凡聖本空，唯是靈覺，故言圓也。脩多羅三字，總指諸經。了義二字，歎此一部是諸經決了之義也。故下文云：『是十二部經清淨眼目。』經之一字，正是此典。」今隨文便，均於廣略，總分為三：一、信聞時主，二、說處依真，三、同體法眾。今初，信聞時主。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。

(宗密曰：「聖人說法，但為顯如，唯如為是，故稱如是。又真不違俗名如，俗順於真為是。又如者當理之言，是者無非之稱。又有無不二為如，如非有無為是。若唯就當經說者，凡聖因果不異圓覺〔名〕，唯此因果方離過非為是。」)

(宗密曰：「諸佛有常光、放光。若約常光，即是藏。論云：『心性不起，即是大智慧光明，徧照法界。』若約所放光及所起通，即神通光明之藏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如是之法，我從佛聞，聞成就也。我，即文殊及阿難海。五蘊假者，云何稱我？我有四種：一、凡夫徧計，二、外道宗計，三、諸聖隨世假分賓主，四、法身真我。今是後二，故無故也。聞謂耳根發識，雖因耳處癈別從總，故稱我聞，非邪慢心而有所說。若無相宗，我既無我，聞亦無聞，從緣空故，不壞假名，即不聞聞耳。時，成就也。一時者，即說聽之時。心境泯，理智融，凡聖如，本始會，此諸二法皆一之時。婆伽婆，主成就

也。《涅槃》云：『能破煩惱，名婆伽婆。』即當斷德以顯法身。淨土說經，法報不分，非應化矣。故《佛德經》云：『是薄伽梵最清淨覺，極於法界，盡於虛空，窮未來際。』若約諸經，多是佛字。」孤山曰：「藏即《寶性》法界藏。《起信》心真如，是諸佛眾生之本源，神通光明之性體，塵沙德用並蘊其中，百千通光皆從斯起，故云藏也。亦名法性土，亦名常寂光土。息諸分別，智與理冥，名為入矣。」

三昧正受，一切如來光嚴住持，是諸眾生清淨覺地。

(如山曰：「三昧正受，即論所云：『無漏無明，種種業幻，皆同真如性相是也。』《華嚴》亦云：『心佛及眾生，是三無差別。』」)

(論云：「一切眾生，本來常住，入於涅槃。然聖證此境，直曰住持。凡不知同，但指覺。」)

宗密曰：「唐梵雙彰也。安住藏中，不受諸受，名為正受。又三昧，此云正思，謂在定時，於所緣境，審正思察故。二明與凡聖同體者，既入其源，即同其體，故本覺明如，始覺明來，始本不二，名曰如來。是則眾生有本無始，是如不來。」

如山曰：「重重交光照曜炳著曰光嚴，安住永絕攀緣曰住，住持不失不壞曰持。」是諸下。迷真起妄，妄見眾生，妄體元空，全是本覺心地，妄不能染故，云清淨故。

身心寂滅，平等本際。

(裴休曰：「皆同一際，即圓覺本際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凡聖身心，取相似異，相皆虛妄，當體寂滅，寂滅故平等。」

圓滿十方，不二隨順。

(宗密曰：「不二隨順，謂隨順不二也。西域語倒，譯者廻文不盡故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既與覺體無異，故隨體圓滿，周徧法界。生死、涅槃為二，凡夫順生死，二乘趣涅槃，今皆不住，故云隨順。又依報則淨穢不二，正報則生佛不二，克體則身心不二，通該則自他不二。與此相應，是隨順矣。」

於不二境，現諸淨土。

(裴休曰：「土雖多□，不出其三：一法性，二受用，三變化。若開受用自他，即成四土。緣唯二種，謂淨及穢，或性及相。」)

宗密曰：「佛無現土之念，如明鏡無心而現。諸淨土者，是無念而應緣，如明鏡無心而現像。故肇公云：『淨土、穢土，蓋隨眾生之所宜。淨者，示之以寶玉；穢者，示之以瓦礫。美惡自彼，於我無定。無定之土，乃名淨土。隨類普應，故云諸也。』」

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，其名曰文殊師利菩薩、普賢菩薩、普眼菩薩、金剛藏菩薩、彌勒菩薩、清淨慧菩薩、威德自在菩

薩、辨音菩薩、淨諸業障菩薩、普覺菩薩、圓覺菩薩、賢善首菩薩等而為上首，與諸眷屬皆入三昧，同住如來平等法會。

(裴休曰：「菩提，此云覺，即所求佛果。薩埵，此云有情，即所化眾生。又此有了悟之覺，餘緣慮之情，又是求菩提之有情也。摩訶，大也。曰十萬人，而僅敘諸菩薩者，為十萬之標領。」)

如山曰：「皆入三昧者，由入定故，得住佛境也。當爾之時，凡聖體同，因果一相故。言法會者，法性之會，無我無人也。自下正宗分中，十一重問答，束之為二：初一問答，令信解真正，成本起因；後十問答，令依解脩行，隨根證入。」

於是文殊師利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而白佛言：「大悲世尊！願為此會諸來法眾，說於如來本起清淨因地法行，及說菩薩於大乘中發清淨心遠離諸病，能使未來末世眾生求大乘者不墮邪見。」

(宗密曰：「文殊師利，此云妙首，亦云妙吉祥，表信解之智故。亦云妙德，表證智故。文中說本起因地，究真真妄，以成正解，成就信根故。」)

(宗密曰：「求大乘者下，謂末法中正解難得。其有或恣心五欲，或宗習異道，或執滯二乘者，置之言外。縱有發意，唯求大乘。若不聞此法門，亦墮邪見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佛昔根本所起最初之心，圓照本體元無煩惱，故曰本起清淨。因德法行者，因行所依之心德也。大乘之體是本始覺，今請於覺悟心中說發心。發清淨心者，即前第二發菩提心也。此心一發之後永無忘失，無忘故魔惑不嬈，故請宣一味決定真實，使求大乘者聞此法門不墮邪見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汝等乃能為諸菩薩諮詢如來因地法行，及為末世一切眾生求大乘者，得正住持不墮邪見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善男子！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，流出一切清淨真如、菩提、涅槃及波羅密，教授菩薩。一切如來本起因地，皆依圓照清淨覺相，永斷無明方成佛道。云何無明？」

(《智論》釋云：「再言善哉者，善之至也。大乘了義，理合宣揚。針芥未投，且默斯要。既當嘉會，根熟咸臻。將演妙門，必資發問。今之所請，實謂起予。利樂寔多，再言歎善。離本心外，別有所求，見妄見真，並為邪見。」)

(裴休曰：「圓覺自性本無，為妄變異，即是真如。真謂真實，顯非虛妄。如謂如常，表無變易。謂此真實，於一切位，常如其性故。又真者，體非偽妄。如者，性無改異。故曰真如。」)

(宗密曰：「流出，謂非別有法從中流出於外，但依覺性顯示諸門，功德無有窮盡，應用無有疲厭，名為流出故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世尊先讚後許而復令諦聽者，誠令審諦勿雜餘緣，無以生滅心行聽實相法也。無上法王，佛也，於法自在更無有上。陀羅尼，此云總持，謂圓覺體中有塵沙德用，從本已來持之不失。門者，出入義也。圓覺者，正指法體也，從中流出一切清淨真如。菩提，此云覺。涅槃，此云寂滅。波羅，此云彼岸。密，具云密多，應云到彼岸也。教授菩薩，顯上所流真如等法之業用也。菩薩是所教，真如等是能教，故謂真如是理次二果，波羅蜜是因。一切如來本起因地，牒其所問也。皆依謂無，佛不爾也。圓照，即能照也，離於偏曲。清淨覺相，即所照也，寂寥虛廓了無情塵。亦可照體清淨是覺之相，但以初悟能所未忘，故云相也。本覺既顯，無明本無，畢竟不生，名為永斷塵沙，諸佛以此為因。然欲明清淨覺性，欲示圓頓妙門，不先推破無明，所作盡扶顛倒，故決真心本有，便推妄性元無，依此了悟分明，始得名為因德。故徵之曰：『云何無明？』」

「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種種顛倒，猶如迷人，四方易處。」

(如山曰：「倒有所執，顛但荒狂，由顛故倒，如迷自故認他也。」)

宗密曰：「眾生未曾悟故，心識狂亂，背覺合塵，如人乍至川原，或入荒落，忽然心惑，以東為西，既一方迷，餘三俱轉，故云易處。然正迷之時，方亦不轉，忽然醒悟，還是舊方。」

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，譬彼病目見空中華及第二月。善男子！空實無華，病者妄執。」

(斐休曰：「迷身迷心，惣有四對顛倒。謂四大非我認為我，法身真我而不認，是第一對。四大如幻本無而見有，法身真實本有而見無，是第二對。緣念生滅認為真心，真心了然而不自認，是第三對。緣念如珠中黑色全空而執有，真心如珠中明相實有而見無，是第四對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四大從緣，假和合有，無我無主，畢竟是空，離我我所。凡夫種種造業，長劫輪迴，只由迷自法身，執此四大為我。六塵是境，識體是心，心對根塵，有緣慮相，慮相如影，舉體全無。自心靈明，本非緣慮，今認緣慮，謂是自心，念念隨之，漂沉苦海。如珠明徹，本非青黃，對青黃時，即有影相。愚執其色，謂是其珠，如迷自心，認緣影也。譬如翳眼觀空裏，無華妄見華；揑目望月輪，月邊別見月。空華幻月，皆喻妄見。眾生一念，迷心翳目，而於圓明體上，妄見生滅身心，故曰空實無華。病者妄執之言，正對前妄認之語。若悟真如無相，但是一心，如空本無華，天唯一月。」

「由妄執故，非唯惑此虛空自性，亦復迷彼實華生處，由此妄有輪轉生死，故名無明。」

(《首楞》云：「見聞如幻翳，三界若空華，聞復翳根除，塵消覺圓淨。」)

(宗密曰：「非惟惑此虛空。自此二句，若具法合，應云非唯惑此真空自性，亦復迷彼身心生處。」)

如山曰：「虛空之性，清淨無物。今執華生空處，即似空變成華。妄見空華無生而生，無物成物，是迷惑虛空之性也。既執華從空生，即不知從翳而起。翳則實是華之生處，非謂真實之華。此乃但恠空裏有華，不覺眼中有翳。外嫌身心苦惱，不知由畜迷情。妄執身心，則塵沙劫中，輪迴不絕。地獄鬼畜，八苦五衰，為害之深，故名無明。明則令人解脫，不生輪轉。」

「善男子！此無明者，非實有體。如夢中人，夢時非無，及至於醒，了無所得。」

(如山曰：「唯此無明，橫從空起。今悟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乃至老死滅也。」)

(又云：「了斯無體，諸行不生，不生故無滅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」)

裴休曰：「此無明名者，但是假名，內外求之，了不可得。推其際，元是妙明，故曰非實有體。既曰無體，道理難見。如睡時夢物，直見是有，寤欲求之，終不可得。」

「如眾空華滅於虛空，不可說言有定滅處。何以所？無生處故。一切眾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，是故說名輪轉生死。」

(《楞嚴經》云：「此迷無本，性畢竟空。昔本無迷，似有迷覺。覺迷迷滅，覺不生迷。此正是無生之理。若決定忍可於心，名無生法。」《華嚴》云：「一切法無生，一切法無滅。若能如是解，諸佛常現前。」)

宗密曰：「空華若無，滅處即應還在，以何義故言空無也？盖見時本無生處，不見何尋滅處？前說生死由於無明，無明既無，何有生死？無明及與生死、本末一切俱無，眾生於此無中，迷情橫見生死，由是橫見之故，故說名輪轉生死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如來因地修圓覺者，知是空華即無輪轉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，非作故無，本性無故。」

(宗密曰：「〔知〕空華，〔即〕即無輪轉。還丹一粒，點鐵成金。真理一言，點凡成聖。」)

(斐休曰：「若計有身心，是免輪迴之者，未免我執。亦無身心，則我我所亡，方為解脫。是即照五蘊空，度一切厄。是□□□□□□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修圓覺者，知是空華，即依真而悟妄者也。既知萬法如空華，豈更見有輪轉？是無生死之法也。不唯無法，亦無生死之人。外遺世界，內脫身心。不計身，身同空虛；不計心，心同法界。然非由我作觀行，方得身心空無，本性空寂，元來無故。故《金剛三時經》云：『若此眾生，無生於化，不生無化，其化大焉。』次展轉拂迹，釋成正因。」

「彼知覺者猶如虛空，知虛空者即空華相，亦不可說無知覺性有無俱遣，是則名為淨覺隨順。」

(行簡子曰：「此節一則拂其覺妄之智，二又泯其拂心，三則遮其斷滅，四則總結其離過。未則釋其成因，後文則徵拂所由，釋歸圓實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彼知覺者，能覺身心性本無，亦如太虛都無所有。知能覺無者，即同空華，咎即無也。亦不可說無知，覺性特不起念分別空有耳。有無既不當情，斯即心言路絕，清淨覺體從此顯彰。但不背之合塵，即名隨順，亦非別有能順。故羅什云：『無心於合，合者合焉。』隨順淨覺，故言淨覺隨順。如是執盡病除，然後興心運行，則聚沙畫地，合掌低頭，皆成佛道。如斯脩習，可謂正因。」

「何以故？虛空性故，常不動故，如來藏中無起滅故，無知見故，如法界性究竟圓滿徧十方故，是則名為因地法行。菩薩因此於大乘中發清淨心，末世眾生依此脩行不墮邪見。」

(裴休曰：「虛空性、常不動，二句明諸法，此不皆是顯一心也。論指一心云如來藏，故《楞伽》亦云：『寂滅者名為一心，一心者名如來藏。』」)

(宗密曰：「無起滅，無知見，非唯不可識識，抑亦不可智知。識智俱如，方為自體。真實識知，大智慧光明徧照。」)

(宗密曰：「法界性與如來藏，體同義別。別有其二：一者在有情數中名如來藏，在非情數中名法界性。」)

如山曰：「身心幻妄，可說全空，知覺稱理，因何又拂？有無俱絕，約何修行？蓋相因諸相，猶如虛空，本自不生，今無可滅，非謂拂之方全空也。又一切諸法，常寂不動，不來不去，非已去，非未來，非現起，故如來藏中，無起滅、無知見。蓋見生死起者，即云執情；見生死滅者，即云知覺。今既無可起可滅，何有能執能知？情器交徹，心境不分，藏心如法界性，究境三際，始終常然，徧周虛空，眾德具足，圓滿徧十方，無邊無際。良由如來藏性，本自如斯，豈須減舊添新，滅惑生智？是以三重泯絕，冥合覺心，將此為本，修行始得正名因地。菩薩下，但結前文，更無別義。」

於是，普賢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而白佛言：「大悲世尊！願為此會諸菩薩眾，及為末世一切眾生脩大乘者，聞此圓覺清淨境界，云何脩行？世尊！若彼眾生知如幻者，身心亦幻，云何以幻還脩於幻？若諸幻性一切盡滅，則無有心，誰為脩行？云何復說脩行如幻？若諸眾生本不脩行，於生死中常居幻化，曾不了知如幻境界，令妄想心云何解脫？願為末世一切眾生，作何方便漸次脩習，令諸眾生永離諸幻。」

(宗密曰：「普賢之義，略有三釋：一約自體，體性周徧曰普，隨緣成德曰賢。二約諸位，曲濟無迂曰普，鄰極亞聖曰賢。三約當位，德無不周曰普，調柔善順曰賢。表於理行。今此門中，依圓覺妙心，徵幻法而明正行。」裴休曰：「如幻之文，法喻各開五法。喻中五者，如結一〔中〕幻作一馬，一、所依〔中〕，二、幻師術法，三、所幻馬，四、馬有即無，五、癡執為馬。法中五者，一、真性，二、心識，三、依他起，四、我法即空，五、迷執我法。下諸幻喻，皆倣此知。」)

(宗密曰：「經文若諸幻性下，此問亦從前拂迹中來。《金剛三昧經》云：『眾生之心性本空寂，空寂之心體無色相，云何修習得本空心？』」)

如山曰：「信解圓覺，即是當根，雖達天真，未明緣起。大士悲憫，接下垂方，反覆徵問，用心解行，如何契合？世尊下，知如幻者，身心亦幻解也。云何以幻還修於幻行也？謂身心既如幻，能知亦是幻，將幻還除幻，幻幻何窮盡？若諸幻性下，謂若以幻故，一切皆空，能所總無，遣誰脩習？云何復說修行如幻？若諸眾生本空本不修，多生生死苦，今空今不修，云何則脫苦？不了如幻境界者，未達緣起事相也。從來不達事，妄想不解脫，今還不了知，如何得解脫？故得請脩習方便，謂初觀一體，雖覺全真，後遇八風，紛然起妄，行如窮子，解似電光，何法修治，永除病本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普賢菩薩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修習菩薩如幻三昧，方便漸次令諸眾生得離諸幻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善男子！一切眾生種種幻化，皆生如來圓覺妙心，猶如空華從空而有，幻華雖滅空性不壞。」

(如山曰：「世尊告普賢，大約有四：一、標幻從以生，以為義本。二、明幻盡覺滿，次釋前疑。三、多離幻顯覺，正示用心。四、辨幻覺不俱，結酬其請。」)

(宗密曰：「妄託真起，說真為源。現且迷真，真本無玄。如二月託本月而起，依本月為起二之依。本月實無二輪，即是二無其體。故經說種種生於覺心，不是心生種種。然諸經論，俱說萬法一心，三界唯識。宗途有異，學者罕知。」)

宗密曰：「三昧，此云正受。由達身心如幻，則冥本覺真如，如鏡受影，非受非拒，故名正受。種種幻化，謂有漏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等也。是諸有徧法皆無自體，無自體故，必假所依，依圓覺心而生起也。依真起妄，猶如空中畢竟實無起滅，但以眼翳空中見華，既翳時華依空現，故言從空而有。如圓覺妙性畢竟無生，但以心迷性中見妄，既迷時妄依覺現，故言生於覺也。然眼翳則見華生於空中，翳差則見華滅於空中，華雖滅而空常在。然華生時不生，滅時不滅，有翳有差，見生見滅。」

「眾生幻心還依幻滅，諸幻盡滅覺心不動，依幻說覺亦名為幻。若說有覺猶未離幻，說無覺者亦復如是，是故幻滅名為不動。」

(此節眾生下，言幻滅寬滿。依幻下，合下節令離幻顯覺，正示用心，即答前請問修習之意也。)

(宗密曰：「普賢之問，不疑合修不修。但於修中，疑用心違妨。一向但請如何修行離幻，兼已自遮不修之失。故此段釋疑了，又示用心。後段即會通方便漸次之語。」)

如山曰：「謂此幻心，由知了達，方得除滅。所了是幻，能了亦幻，能所雙亡，即契圓覺。其猶波因水起，波滅水存；幻從覺生，幻滅覺滿。依幻說覺，對緣而起，故亦是幻。若說有覺，對妄之覺，亦名為幻；不對妄者，本有之覺，則非虛幻。若起此心，起則如幻。若謂一覺俱無即名真者，此意居然如幻。舉遷而言，起心動念，言妄言真，無非幻也。若泯絕無號，分別不生，圓覺真心自然顯現，元無幻化，故言不動。」

「善男子！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，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。心如幻者亦復遠離，遠離為幻亦復遠離，離遠離幻亦復遠離，得無所離即除諸幻。」

(裴休曰：「無所離者，有其二意：一則冥於真覺，真覺則不可離；二則到真覺之中，自然無如上節〔節〕之幻可離。故荷澤云：『妄起即覺，妄滅覺滅。』」)

如山曰：「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者，離諸幻境也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。心如幻者，亦復遠離者，離離幻之心也。遠離為幻，亦復遠離者，遠離幻之離也。離遠離幻，亦復遠離，遠離離之離也。皆言遠離者有二：一止，一觀。止離者，休心息意，永不追攀，如人遇熊，不應共盈。觀離者，虛空之法，體性皆空，如夢枷鎖，寤則已離，夢中見夢，展轉覺於前非，直到寤時，所見方實。故云：『得無所離，即除諸幻。』」

「譬如鑽火，兩木相因，火出木盡，灰飛烟滅。以幻修幻，亦復如是，諸幻雖盡，不入斷滅。」

(此下辨幻覺不俱，結酬其請。)

(裴休曰：「喻中關於顯覺，蓋文略爾。若欲具之，應以地喻圓覺，木從地出，燒滅惣盡，唯有地存。心幻化生於圓覺，如心幻化遣盡，圓覺元來不動。」)

宗密曰：「如有一段乾木，以一木燧鑽之，火出還將却燒二木，木火既盡烟自然滅，既滅灰燼任運飛散，不同二木形質為礙。木段喻所脩幻妄，木燧喻能修幻智，烟喻離，灰喻遣。以幻脩幻下，上三句正合喻之現文，下一句兼前密顯真覺。」

「善男子！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依此脩行，如是及能永離諸幻。」

(前云：作何方便漸次修習，令諸眾生永離諸幻？故佛示用心竟，結答不作方便亦無漸次，如是乃能永離諸幻。會通問中之文也。)

如山曰：「知之是幻，已名為離。但得離幻，即元是覺，更無階級，漸變為覺。如人夢見身瘡，問醫求藥，寤來既知是夢，更欲作何方便？若待方便，修之漸離，即是實法，何名幻化？若執實有，還是妄計，何名脩行？一切菩薩下，結成真離，亦是通用，結前用心之文。」

於是普眼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而白佛言：「大悲世尊！願為此會諸菩薩眾，及為末世一切眾生，演說菩薩修行漸次。云何思惟？云何住持？眾生未悟，作何方便及正思惟，聞佛如來說此三昧，心生迷悶，即於圓覺不能悟入？願興慈悲，假說方便。」

(宗密曰：「謂之普眼者，由此法門，令觀身心無體，根識塵境，世及出世，一身他身，一切清淨，徧滿法界，普同諸佛，觀行成就，頓見如此境界，是真普眼也。此含悲智，謂普見諸法清淨，是大智普眼。普見眾生成佛，是大悲普眼。」)

(裴休曰：「普令開悟，以開示約能化，悟入約所化故。約今經者，此後佛答，全用先所顯示如來淨圓覺心為本，以觀人法二空，及滅影像無邊虛空，覺所顯發，覺圓明故，顯心清淨，乃至等同諸佛，即是普令開悟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普眼標請修行漸次者何？普賢所問幽深，如來稱理而答，先欲消除心病，然後萬行俱修。或有聞前說云：『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，亦無漸次。』謂言知之即已，都不假修。普眼欲使教法圓足，請開起行之門。云何以下，皆別列也。思惟，觀察真妄，即思慧也。住持，悟得妙境，安住其中，持之不失，即修慧也。普令開悟，此同《法華》欲令眾生開示悟入，以開攝示，以悟攝入。世尊下，反明得聞佛說方便，思惟即開悟也。言聞此三昧者，是前離幻法門也。假說方便，言假說者，以覺性本圓，妄法本寂，實無所修，但以初悟之人，迷習難為頓息，是以請於無修之中，假說修習方便也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普眼菩薩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問於如來修行漸次思惟住持，乃至假說種種方便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善男子！欲求如來淨圓覺心，應當正念遠離諸幻，先依如來奢摩他行，堅持禁戒安處徒眾宴坐靜室，恒作是念。」

(宗密曰：「正念，註云無念。《智論》有云：『有念是魔業，無念是法印。』論云：『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。』又云：『一切眾生不名為覺，以從本已來念念

相續，未曾離念，故知無念是正念也。』」）

（或問：「靜室處眾，豈不相違？」宗密曰：「此有二釋：一、根性不同故。或多昏沉，藉眾策發；或多掉舉，宜自息緣，非為一人而行二事。二、定慧等學故。謂圓通觀行，要止觀相資，須依善友，或同見同，終日議論法門，無令用心差錯。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故《淨名》云：『不必是坐，為宴坐也。』」）

如山曰：「世尊之告普眼，先標指當機，曰淨圓覺心，而又指前徵釋離幻，以為起行之本。蓋執法定實，即觀行不成，故須攝前為方便也。正念者，無念也。正念與離幻，反覆相成，由離幻故正念，正念故離幻。何以故？外存有法，則內起緣念，內有緣念，則外見有法，由此雙指在諸行初。奢摩他，此云止，止是定義。下文釋云：『至靜為行。定有淺深，故標如來，簡非麤淺邪小之定。』若亂心持戒，不堪入此觀門，故先定後戒。堅持禁戒者，一向絕緣，的不擬犯，名曰堅持。防禁根門，誡約身口，故名禁戒。安處徒眾者，即同行同見人也。行業既同，且相雕琢，迭共商量，為長道緣，故須安處。宴坐靜室，宴，默也。坐為攝身，身住則心安，心閑則境寂，欲住身心，故須靜室。恒作是念者，謂住坐臥一切時中，常如是觀也。」

「我今此身，四大和合，所謂髮毛爪齒、皮肉筋骨、髓腦垢色，皆歸於地；唾涕膿血、津液涎沫、痰淚精氣、大小便利，皆歸於水；暖氣歸火；動轉歸風。四大各離，今者妄身，當在何處？」

（堅濕煖動，假和合也。故《寶積經》云：「此身生時，與其父母四大種性，一類歌羅邏身。若唯地大，無水界者，譬如有人握乾麨灰，終不和合。若唯水界，無地界者，譬如油水，無有堅實，即便流散。若唯地水，無火界者，譬如夏月陰處肉團，無日光照，即便爛壞。若唯地水火，無風界者，則不增長。」《淨名》亦云：「四大合故，假名為身。」）

如山曰：「四大，地水火風也。四大合故，假名為身。四大無主，身亦無我。故此經文，還分四大，各歸來處。以髮毛爪齒等歸地者，堅凝為德也。以唾涕歸水者，閏濕為水也。暖氣歸火者，然氣是四大之本，不唯是風。故水火大中，亦云氣也。動轉歸風者，『淨名』云：『是身無作，風力所轉。』正觀之時，四大各有所歸，即名為離。且德有形礙而沉滯，風無形礙而輕舉。敵體相迷，水火亦且相陵奪。故知四大相違，各各差別。未審我身，屬於何大？若總相屬，即是四我。若總不屬，即應離四，別有我身。故云妄身，當在何處？」

「即知此身，畢竟無體，和合為相，實同幻化。四緣假合，妄有六根，六根四大，中外合成。妄有緣氣，於中積聚，似有緣相，假名為心。」

(裴休論曰：「心無自相，託境方生。境性本空，由心故現。根塵和合，似有緣心。內外推之，何是其体？長輪生死，由不了心。苟能了之，圓覺自現。故《首楞》云：『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。勝淨妙明，不從人得。』」)

宗密曰：「因前尋伺見如實之理，定知四大非我，但約和合，假名為身，亦無實體。四大和合，成於一色，於此色上，方有六根。四大為中，六根為外，內外和合，假成此身。由此內外根塵，引起妄心，緣慮不絕，念念生滅，剎那未停，緣合即有，緣散即無，推其自體，了不可得，故曰假名為心。此虛妄心，雖假緣生，不離真心氣分，故曰緣氣。言似者，明非實有。緣相者，義慮之相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此虛妄心若無六塵，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，於中緣塵各歸散滅，畢竟無有緣心可見。」

(問：無塵可得下三句，亦說法空。何得一向判屬人空？如山答：「此指緣塵各散，正顯心空。故結云：『無心可見。』身之與心，惣屬我執。此第一法空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心託六塵，塵依四大，四大無體，六塵即空，故云散滅。緣塵既滅，心體即空，故決判云畢竟無有。言緣心者，則前緣氣之心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彼之眾生幻身滅故，幻心亦滅；幻心滅故，幻塵亦滅；幻塵滅故，幻滅亦滅；幻滅滅故，非幻不滅。譬如磨鏡，垢盡明現。」

(幻滅亦滅，則真如理見。如雲散月出，塵盡鏡明。非謂無雲便名為月，但於無雲之處而見月矣。非謂無幻便是真如，但於無幻之處見真理矣。)

如山曰：「前於身心之中，推求無我，故名我空。此則身心及境，一一自空，故名法空。然身等本空，非今始滅。故經云：『色即是空，非色滅空。』但以迷時執有，今執盡始無，義言滅也。幻塵滅故，幻滅亦滅。謂有徧計之情，即見幻生。有觀察之智，即見幻滅。對幻生故，則言幻滅。對情執故，則言智慧。對待之法，皆屬緣生。緣生則無相，故皆云滅。《般若心經》云：『無眼界，乃至無智亦無得。』《楞伽》云：『一切法如幻，遠離於心識。智不得有無，而興大悲心。』非幻不滅者，正顯也。顯圓覺性，本淨圓明。獨體全真，不因修得。眾幻雖滅，自性常存。不假緣生，故云非幻。《金剛三昧經》云：『若得空心，心不幻化。』然對前妄盡，釋云真如。若以本宗，但名圓覺。後喻譬如磨鏡，垢盡明現。雖云磨鏡，却是磨塵。所言修道，祇是遣妄。夫鏡性本明，非從外得。塵覆則隱，磨之則顯。隱顯雖殊，明性不異。今謂人執法執是垢，尋伺如實是磨。真心本覺是明，人法二空是現。」

「善男子！當知身心皆為幻垢，垢相永滅，十方清淨。」

(如山曰：「根塵諸法，十方法界普清淨也。此由身心垢翳，妄執自他，故成局礙。垢相永滅，故云爾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幻謂虛幻，無有實體。垢謂塵垢，坌汙為名。由迷幻相，執取繫著，坌汙淨心，故云幻垢。諸佛菩薩雖有身心，由了如幻，不取於相，無坌汙義，故非垢。由了幻空，故非幻。我空法寂，何所不通？故曰十方清淨。」

「善男子！譬如清淨摩尼寶珠，映於五色隨方各現，諸愚癡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。」

(宗密曰：「此由珠鏡二事，所喻不同，故復標告。然前之鏡喻，但一面明。」又云：「因磨而現，表二空之理。破執方顯，對執得名。今摩尼珠，本淨本明，十方俱照，以顯後法界之宗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謂摩尼體性，瑩淨絕瑕，都無色相。由性淨故，一切色相，對則現中，青黃赤白黑五色，各各隨方而現。愚人不了珠體，但見全是青黃，則不見珠體。故《華嚴》云：『凡夫見諸法，但隨諸相轉，不了法無性，以是不見佛。』若以三性配者，摩尼喻圓成實性，即前所顯之理也。現色喻依他起性，即前幻也。愚人定見青黃，喻徧計所執性，即前塵垢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圓覺淨性現於身心，隨類各應。彼愚癡者說淨圓覺實有如是，身心自相亦復如是。」

(如山曰：「隨類各應，即前種種幻化生於覺心也。彼愚癡者下，顯圓覺雖現，非其定實，亦復如是，合前喻也。」)

「由此不能遠於幻化，是故我說身心幻垢對離幻垢說名菩薩，垢盡對除即無對垢及說名者。善男子！此菩薩及末世眾生，證得諸幻滅影像故，爾時便得無方清淨無邊虛空覺所顯發。」

(者字實通兩句，謂對垢者菩薩也，說名者佛也。)

(如山曰：「覺所顯發，即《首楞》所謂『若有一人發真歸源，十方虛空一時銷殞。』」)

宗密曰：「此上先說迹之所以然。其迹也，相躡而起，亦相躡而拂。本以眾生妄執幻化，故佛說云幻垢。眾生依教離垢，故復說名菩薩。垢盡對除，謂幻垢如珠中之色，達之本無，故云盡也。所離之垢既盡，對離之智何立？既無對治之智，何有起智之人？深淺之執本無，何有說教之者？故俱無也。善男子下，標告及指當根。所證者，證得諸幻，觀行成就也。滅影象故，依他亦泯也。得無方清淨，謂幻身為主，外見東西。我相既無，更何方所？然虛空離識，亦非實有，故迷悟所覆，覺處見空。塵影既銷，空元是覺。顯謂空銷覺現，發謂妄盡心開。翻覆觀之，俱無邊際。」

「覺圓明故顯心清淨，心清淨故見塵清淨，見清淨故眼根清淨，根清淨故眼識清淨，識清淨故聞塵清淨，聞清淨故耳根清淨，根清淨故耳識清淨，識清淨故覺塵清淨；如是乃至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」

(識具五義，隨根立名。一、依根之識，非由境色，說定生故，如盲不見等。二、根所發識，由根變異，識必變異，如眼根須見青為黃，非色壞時而識壞也。三、屬根之識，由識種〔乎〕隨逐於根而得生故，非色種子，識種隨也。四、助根識識，由根合識，識所領受，令根損益，非境界也。五、如根之識，根、識二法俱有情數，非彼色法定是有情。根五勝義，故說依根。若依《起信》，皆名意識，此六皆依意所起故。)

如山曰：「圓覺明故，躡前顯清淨之因也。由拂泯等，故得圓明，顯心清淨。謂比迷覺心，心中執法，今見法性，法即皆空，故云清淨。心清淨故，見塵清淨。謂由我心計執故，見一切色相；由執相故，即見等是塵。見清淨句，但牒見字，不言塵者，足顯即見是塵，非外塵也。聞等亦然。眼根清淨句下，餘五亦例此也。六皆名根者，識所依故，能發識故。前五名從自種生，自現行四大所造淨色為禮。意根，即第七識。由此攀外，起意識故。根清淨下，餘五亦例此。皆云識者，隨六根境，種類異故。凡夫取著轉深，計我、我所，種種妄執，隨事攀緣，分別六塵，名為意識，亦名分離識。又復說云名分別事識。識清淨下，皆如此解。」

「善男子！根清淨故色塵清淨，色清淨故聲塵清淨，香、味、觸、法亦復如是。」

(如山曰：「言色等者，眼等所取，故色有通變，今即別也。唯意所取，法塵一境，通於一切。」)

宗密曰：「六皆名塵者，坌汙心識，故約凡夫說也。亦云六境，此通凡聖言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六塵清淨故地大清淨，地清淨故水大清淨，火大、風大亦復如是。」

(裴休曰：「即於根塵，不取發識牽心之義，直取四大之體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《寶積經》說：『四大各二，謂內及外。地界二者，內謂自他身內所有堅者，謂髮毛等；外謂身外所有堅者，謂土木等。水界二者，身內熱體熱相能消飲食等，身外熱體熱相能成熟等。風界二者，身內風體風名速疾住四支等，身外體等。』」

「善男子！一切實相性清淨故，一身清淨；一身清淨故，多身清淨；多身清淨故，如是乃至十方眾生圓覺清淨。」

(《無量義經》云：「如是無相不相，不相無相，是名實相。多身清淨，謂一切眾生不取於相，同圓覺性。」故志公云：「以我身空諸法空，千品萬類悉皆

同。」）

（宗密曰：「十方眾生圓覺清淨，此乃一人悟性，知一切眾〔之〕本性清淨，非謂〔所〕人修道，多人成佛。」）

如山曰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從緣生故，會緣入實，即為實相。唯此實相，從本已來，自性清淨，一切妄法，所不能染。比迷似染，今悟本淨，名性清淨。性清淨故，一身清淨。由前悟得根識塵大，世出世間諸法，皆歸實相清淨，方始成就。既於自身證實相理，亦見一切眾生，同一清淨實相，多身清淨。故下謂以般若正智，徧觀眾生菩提涅槃，無漏智性，本來具足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由彼妙覺性徧滿故，根性、塵性無壞、無雜；根、塵無壞故，如是乃至陀羅尼門無壞、無雜。如百千燈光照一室，其光徧滿，無壞、無雜。」

（宗密曰：「陀羅尼，謂得總持菩薩，於一一法中，持一切法故。百千燈之喻，謂一燈光已滿一室，更有一燈光亦全滿，百千燈光一一如是，各不相壞，亦不渾雜。」）

如山曰：「由彼妙覺性徧滿故，謂舉所依性為事事徧滿無礙之所由也。根性塵性，此是各指根塵自性，非謂泯根攝塵歸於一性也。無壞無雜，謂根之與塵皆是事法。根塵無壞下，例前七段，事事皆然，故云乃至等也。如百千燈下，乃是以室中之空喻於法界，燈之光相喻以根塵，謂一燈光容多光相，即一光相徧多光中，一一皆然，重重無盡。前七段事法，一一例此，可見含容周徧，斯之謂與。所以然者，唯是真心所現，皆如幻夢影像，故與所依性非一非異故，故得徧多入一，攝一容多等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覺成就故，當知菩薩不與法縛、不求法脫、不厭生死、不愛涅槃、不敬持戒、不憎毀禁、不重久習、不輕初學。何以故？一切覺故。」

（論云：「所言覺義者，謂心體離念。」今則離前與求、厭、愛、敬、憎、重、輕等八念也。舉八境者，顯於心也。）

如山曰：「覺成就故，總指圓彰法界已下之文，由斯故得同佛境界。所謂同者，於四對法無勝力心，如佛於三念之境，故言同也。同之所由，經自徵釋云：『由一切覺故。』」

「譬如眼光曉了前境，其光圓滿得無憎愛。何以故？光體無二，無憎愛故。」

（《首楞》云：「其目周視，但如鏡中，無別分折，汝識於〔中〕。」）

宗密曰：「光即眼識，現量所得，故無憎愛。」

「善男子！此菩薩及末世眾生，修習此心得成就者，於此無脩亦無成就，圓覺普照寂滅無二，於中百千萬億阿僧祇不可說恒河沙。」

(如山曰：「《纓絡〔終〕》說等覺照寂、妙覺寂照，今云同佛，是等覺義，故云普照寂滅。《金光明經》、《攝大乘論》皆說佛果無別色聲功德，唯如如及如如智獨存，三種世間融無礙故。世界即器世間，眾生即有情世間，成佛即智正覺世間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無脩無成就者，泯前心迹也。若不泯之，則雖無憎敬，尚見持毀等，故須泯之，方同佛見。自此已下，正顯其同。圓覺普照，寂滅無二，由自已空，但是覺照，寧有凡聖差別之二焉？冥一如之無心，即萬物之恒寂，故普照是用，寂滅是體。佛之所極，極於寂照，於中即於寂照中也。阿僧祇，此云無數，是《華嚴》十大數中之首，經論多用，故此舉之。十者，謂阿僧祇、無量、無邊、無等、不可數、不可稱、不可思、不可量、不可說、不可說不可說也。恒河沙，謂恒河中所有沙也。此河從阿耨池東面流出，初出象口，周四十里，金沙混流，沙細如麵，細故數多也。」

「諸佛世界猶如空華，亂起亂生，不即不離，無縛無脫，始知眾生本來成佛，生死涅槃猶如昨夢。」

(如山曰：「亂起亂滅，此有三意：一〔切〕、一切世界皆依妄念，念既剎那不住，界亦起滅不停。二者、《華嚴》云：『染汙眾生住故，世界成染汙；大福眾生住故，成染淨；信解菩薩住故，成淨染等。三者、成壞相也。』」)

如山曰：「諸佛世界上僧祇等，筭此世界之數也。然淨穢等土，皆佛統之，故云佛界。猶如空華，謂緣無自性，全體即真，見一切世界皆如幻住。亂起亂滅，謂世界無量無數，總觀之起滅繽紛。不即不離，明此世界不即圓覺，亦不離圓覺也。無縛無脫，文通上下。上則由世界無淨穢故，下以眾生本成佛故。始知即始覺，觀行成就，方能知故。本成即本覺，知與不知，本是佛故。生死涅槃，猶如昨夢，謂無始覺之異，四相本來同一覺故。」

「善男子！如昨夢故，當知生死及與涅槃，無起、無滅，無來、無去；其所證者，無得、無失，無取、無捨；其能證者，無作、無止，無任、無滅；於此證中，無能、無所，畢竟無證亦無證者，一切法性平等不壞。善男子！彼諸菩薩如是脩行、如是漸次、如是思惟、如是住持、如是方便、如是開悟，求如是法，不亦迷悶？」

(宗密曰：「見生死涅槃如夢，即稱圓覺實性，同佛境也。此有二意：一、但有能依之夢，必有所依之人。夢是人之神遊，亦見聞之氣分，無別體故。二、但了夢體空無，即證自身真實。迷自身者，由執夢故。大夢之境，必有大覺之明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如昨夢故，攝前語也。當知下，謂迷時生死無起、涅槃無滅，悟時非滅却生死、發起涅槃，稱體而觀都無起滅、無去

來，所證之境順得真失妄、捨麤取妙，能證之心都無分別、離於四病，於此證中能所為泯亦無證者，欲求佛道應如是修習故。下文總結以牒問詞。」

於是金剛藏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而白佛言：「大悲世尊！若諸眾生本來成佛，何故復有一切無明？若諸無明眾生本有，何因緣故，如來復說本來成佛？十方異生本成佛道，後起無明，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？惟願為諸菩薩開秘密藏，及為末世一切眾生，得聞如是修多羅教了義法門，永斷疑悔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金剛從喻為名，金剛堅而復利，堅則無物可壞，利則能壞一切。此菩薩智亦爾，煩惱不能侵，外魔不能動，堅也。能破諸障，斷人疑惑，利也。故起三重甚深之難，以消末世之疑。疑心既無，即具無盡功德，故復云藏。」)

(如山曰：「通論疑者，猶豫為性，能障信心。悔者，是不定之法。入道人若未通決生佛同異，則或用功多時，又自疑悔，故請永斷。」)

如山曰：「金剛此問三難。其所疑本來成佛，何故復有一切無明？疑謂真能生妄也。若諸無明下，疑謂說妄為真也。十方異生下，牒而縱之，責無窮過也。此上三難者，意云：本來是佛，煩惱何生？若無生中妄生起者，如來成佛同本無生之中，還應妄起成佛義等。生否應齊，齊生即果佛阿尊，齊否即因違現事，進退不可，故有斯云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金剛藏菩薩言：「善男子！一切世界，始終生滅，前後有無，聚散起止，念念相續，循環往復，種種取捨，皆是輪迴。未出輪迴，而辯圓覺性，即同流轉。若免輪迴，無有是處。」

(自此以下，皆辨其輪迴，謂但住有為所向輪迴心也。)

(《補註》曰：「始，創變也。終，極證也。生，新新而起也。滅，念念落謝也。前，過去也。後，未來也。有，〔往〕劫也。無，空劫也。〔心〕，成劫也。散，壞劫也。起，現行也。〔心〕，謂伏也。」)

(宗密曰：「種種取捨，又於根身，則厭苦麤障為〔於〕，欣靜妙離為取。於器界，則厭此娑婆為捨，欣彼極樂為取。」)

如山曰：「此之一切世界，總指情器也。情界器界，皆依妄念始終生滅等，所依不斷故，能依亦然。循環往復，謂器界空已復成，情界滅已復生，惑業襲習，報應綸於塵沙劫波，莫之遏絕。取謂取著，執我所執。捨謂厭離，厭苦所依。若取若捨，種種不同，皆是顛倒妄心，變現輪迴之相。未出輪迴下，謂能觀是輪迴之心故。所觀圓覺亦爾，如夢見實物，物亦是夢故。」

「譬如動目，能搖湛水；又如定眼，由迴轉火；雲駛(音史)月運，舟行岸移，亦復如是。」

(眼目雲舟，喻生死垢心。水火月岸，喻圓覺也。)

如山曰：「由目數動，湛水如波搖；眼識遲鈍，旋火成輪相。雲駛月運，舟行岸移，想之可見。」

「善男子！諸旋未息，彼物先住尚不可得，何況輪轉生死垢心曾未清淨，觀佛圓覺而不旋復？是故汝等便生三惑。」

(諸旋未息，眼目雲舟也。彼物先住不可得，水火月岸也。)

如山曰：「三惑，即前三種疑也。據此結文的指，即知定是先責起疑之本未是答，若是偏答三中之一難，即不合總結三惑，智者詳焉。」

「善男子！譬如幻翳妄見空華，幻翳若除，不可說言：『此翳已滅，何時更起一切諸翳？』何以故？翳、華二法非相待故。亦如空華滅於空時，不可說言：『虛空何時更起空華？』何以故？空本無華，非起滅故。生死涅槃同於起滅，妙覺圓照離於華翳。」

(問：翳差之者，或有他時更生，不必的定永無，如何以此為喻如山？答：夫喻者，但取當日一席之事，不說終身。但以愚人旦見華，食時眼差，見華亂生亂滅，謂翳亦速起速停，念念候之，故云不可故。)

(命註曰：「無明虛空非暫有無，覺性何關迷悟？眾生既如華起，約誰更難無明？無明生死既空，何責本來成佛？空華終不再起，果位何得還迷？由己度不休，見他覺性流轉。若如是解，頓遣三疑。」)

如山曰：「謂不知華因翳有，妄執從空而生；不知迷真，故妄生橫翳。真能生妄，既得翳差，部不見華。聞說從翳而生，又執何時更翳？以喻比來迷倒，妄見輪迴。因聞普眼法門，了悟根塵清淨；聞道因除迷心，故得清淨，不是新得妙門。又執早晚更迷，猶如何時更翳？何以故下，謂翳不與華期，華不隨翳生。但翳故妄見，非華實生。二法各不相知，況一空一有？故云不相待也。縱使心迷，生死亦寂。但緣迷故，妄以生死。眾生本自不生，幻華畢竟不起，莫將翳待，莫以迷求。亦如空華下，此喻前已含釋，文易可知。生死涅槃下，謂迷見生死似華起，悟得涅槃似華滅。言圓覺離華離翳，則為拂生死矣。」

「善男子！當知虛空非是暫有，亦非暫無，況復如來圓覺隨順而為虛空平等本性？如銷金鑛，金非銷有，既已成金，不重為鑛，經無窮時，金性不壞，不應說言本非成就；如來圓覺亦復如是。」

(覺于空性者，《佛頂》云：「空生大覺中。」又云：「寂照含虛空。」復言平等者，然圓覺雖是虛空之性，而冥合不分，周徧法界，無分無限，無別能依所

依，故云平等。此意云：空在覺中，空向常寂，況覺于空性，豈增減邪？喻猶不及，故云況復。後文金鑛之喻，答第三難也。）

如山曰：「此言虛空世法，尚不同華起滅，況如來隨順圓覺，湛然真常，是虛空之體性邪？金鑛之喻，謂金在鑛中，銷鑛金現，非銷始有。若因銷有，銷頑石等，亦應得金。故知雖假爐冶銷鎔，金性要須本有。既已成金下，明金在鑛則隱，出鑛則顯，隱顯雖殊，金性本來平等，不應說言本非成就也。此盖以鑛喻煩惱，金喻覺性，鍊出潔淨，即有晶光。故曰：如來圓覺，亦復如是。世尊之意亦云：圓頓之理雖齊，迷悟不妨成異。既有多生習障，還須背習顯真，真顯則究竟清淨矣。」

「善男子！一切如來妙圓覺心，本無菩提及與涅槃，亦無成佛及不成佛，無妄輪迴。」

（《補註》曰：「本無菩提二句，拂總依之名也。由轉煩惱生死，故曰菩提涅槃。体誰即真，名因妄得。」）

如山曰：「先標覺心為宗，後方拂迹者，明非斷滅，但離所拂，非無覺心，非無菩提。下皆双拂對待，圓覺中都無此事。若有少見，則迷圓覺。故《華嚴》云：『於法若有見，此則未為見；若無有見者，如是乃見佛。』」

「善男子！但諸聲聞所圓境界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，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，何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！如取螢火燒須彌山，終不能著；以輪迴心生輪迴見，入於如來大寂滅海，終不能至。」

（《補註》曰：「身心語言，皆悉斷滅，乃是沉空寂滯定。身滅智者，終不能至涅槃。謂若未入滅，即有餘涅槃。若已入滅，即無餘涅槃。下第二，凡心真覺時，有思惟心，種種計度也。取螢燒山，舉喻也。以下顯情。」）

如山曰：「此云小聖真智，尚不能親到小聖之理，況凡心劣於前智，真覺又超前理，轉轉懸隔，何能造耶？如百寮尚畏宰相，百姓豈親天子？此正同《金剛經》四果之人，尚無心言我證得四果，豈如來有定法得阿耨菩提耶？二、舉喻顯情，並是顯分別心不能證覺，密譏前三種翻覆疑難。前云有思惟心，即是此云以輪迴心；前云圓覺境界，即是此云大寂滅海，可深照之。」

「是故我說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先斷無始輪迴根本。」

（如山曰：「此試息妄心，指前未出輪迴等文也。」）

「善男子！有作思惟：『從有心起，皆是六塵妄想緣氣，非實心體，已如空華。』用此思惟，辨於佛境，猶如空華，復結空果，展轉妄想，無有是處。」

（《補註》曰：「有作思惟，從有心起，是舉能起之根識。有心者，識也。起者，心所也。皆是六塵妄想緣氣，是舉能牽之塵境，非實心體，言實心無念故

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此言縱實有思惟，思惟尚不能證覺，何況此心早已如於空華，自無其體，向上更欲求證，何異空華結果？故言展轉妄想。」

「善男子！虛妄浮心多諸巧見，不能成就圓覺方便，如是分別非為正問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大段大意，總是責問者滯情，分別過患，所以其中此即最觀。」)

如山曰：「此是因前三番之疑，便都指浮心巧見，總不能證覺。末二句結問不當理。」

附樂普和尚浮漚歌

雲天雨落庭中水，水上漂漂見漚起。前者已滅後者生，前後相續無窮已。本因雨滴水成漚，還緣風激漚歸水。不知漚水性無殊，隨他轉變將為異。外明瑩，內含虛，內外玲瓏若寶珠。正在澄波看似有，及乎動著又如無。有無動靜事難明，無相之中有相形。只知漚向水中出，豈知水亦從漚生。權將漚水類余身，五蘊虛撰假立人。解達蘊空漚不實，方能明見本來真。

於是彌勒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而白佛言：「大悲世尊！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欲遊如來大寂滅海，云何當斷輪迴根本？於諸輪迴有幾種性？修佛菩提幾等差別迴入塵勞？當設幾種教化方便度諸眾生？」

(彌勒，此云慈氏，慈是其姓氏也。名阿逸多，此云無勝，勝德過人，故今以姓而呼，但云彌勒。由此門深究愛根，蕩除細惑，所以五性修證，皆屬輪迴。彌勒是等覺菩薩一生補處，表除微細惑習，即得正覺圓明。)

如山曰：「大寂滅海，謂大般涅槃具足之德，能運大義體用深廣，故如海也。前云先斷無始輪迴根本，今當云何斷之？前云種種取捨皆是輪迴，未審有幾種性？修佛下，問修悲智方便。謂法門無邊誓願學，即從假入空成大智；眾生無邊誓願度故，即從空入假成大悲。惑病既多，方藥非一，若無方便，少湯添氷，恐落受見大悲，故須問也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彌勒菩薩：「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際，由有種種恩愛、貪欲，故有輪迴。若諸世界一切種性，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皆因婬欲而正性命，當知輪迴愛為根本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恩愛貪欲，言種種者，或天屬之恩，如父母等。或感事之恩，如得惠齎等。或任運生愛，即自身及名利色味六親等。或因敬成愛，因恩成愛。或因愛結恩。淫謂躭染愛著，但是情染，總得名淫。縱使化生，亦依業染。」)

如山曰：「能貪之愛，是輪迴之本。《首楞》云：『流愛為種，納想為胎。交遘發生，吸引同業。以是因緣，故有生死。』又《涅槃》云：『因愛生憂，因愛生怖。若離貪愛，何憂何怖？』又《佛名經》云：『有愛則生，愛盡則滅。故知生死，貪愛為本。』先令斷者，如樹除根等。謂由於五欲，引起愛心，能令眾生生死不絕。諸世界一切種性，卵濕胎形，心染氣傳，難具分析。受性稟命，莫不由之。既性命淫，淫復由愛。故云愛為根本。」

「由有諸欲，助發愛性，是故能令，生死相續。欲因愛生，命因欲有，眾生愛命，還依欲本。愛欲為因，愛命為果。」

（《肇論》云：「眾生所以久流轉者，皆由著欲故也。若欲止於心，則無復生死。潛神玄默，與虛空合其德，是名涅槃。」）

宗密曰：「由外塵欲牽起愛心，亦由愛心貪著於欲，貪欲故造業，造業故受報，由此生死不斷。欲謂貪淫，命謂身命。無愛，欲則不生；無欲，身則不有。當知欲因愛有，身因欲生，既有此身，還生於愛，由愛身故，還為欲因，復感未來生死果報，如是展轉相續無窮，四起諸業報。」

「由於欲境起諸違順，境背愛心而生憎嫉，造種種業知欲可厭，愛厭業道捨惡樂善，復現天人。」

（宗密曰：「種種業者，十不善等也。捨惡樂善，謂由愛欲故造惡，今之欲可厭，故捨十惡樂十善也。」）

如山曰：「由愛彼境，境不順心，便生熱惱憎嫉。憎嫉故起瞋，瞋故殺害逼惱，打罵凌辱，種種惡業，從此便興。知愛欲心，是惡道因。於彼欲境，深生厭離。怖彼惡道，不造惡因。於離惡法門，深生愛樂。捨惡樂善，復現天人得樂報也。《華嚴》云：『十善業道，是人天受生因。』」

「又知諸愛可厭惡故，棄愛樂捨，還滋愛本，便現有為增上善果。」

（《補註》曰：「上善果，謂二界殊勝依正二報也。」）

如山曰：「知其愛惡愛善，俱未免苦，弃彼愛心，樂修捨法。捨法即四禪八定，而不知樂捨之心，還同彼愛，故云還滋愛本。由於欲界修得此定，各隨其地而生彼天，故曰增上善果。」

「皆輪迴故，不成聖道。是故眾生欲脫生死，免諸輪迴，先斷貪欲及除愛渴。」

（遠公《報應論》云：「夫事起必由其心，報應必由於事。是故自報以觀事，而事可變；舉事以責心，而心可及。」渴者，喻其至切。）

如山曰：「既知生死皆由貪愛，故欲脫生死，先斷貪愛。」

「善男子！一切眾生由本貪欲發揮無明，顯出五性差別不等，依二種障而現深淺。」

(《楞伽》云：「隨說彼而成，皆名教熏起。」)

宗密曰：「厭惡樂善，三乘教熏，積習既深，遂成別性。若遇邪師教者，則於人法二我極為堅執，名之為深。若遇二乘人說人空理，於法雖未離愚，於人已無堅執，對前為淺。若遇菩薩及佛，深淺相望可知。」

「云何二障？一者、理障，礙正知見；二者、事障，續諸生死。云何五性？善男子，若此二障未得斷滅，名未成佛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是心從本已來，自性清淨。以不達一法界故，心不相應，忽然念起，名為無明。心為無明所染，有其染心。染心義者，名煩惱礙等。」)

如山曰：「理障，根本無明也。不達法界性相，是礙正知見義故。事障，六種染心也。三細乃至起業受報，是續生死義故。發心修證，約斷二障，故成五性。此都不斷，故非五數。亦未發心遇教，故言未熏。」

「若諸眾生永捨貪欲，先除事障未斷理障，但能悟入聲聞緣覺，未能顯住菩薩境界。」

(宗密曰：「知生死苦，止息攀緣，故云除事，其實未能除三細也。」)

(《補註》曰：「障有事理，執有人法。今唯斷於前，故云但能悟入聲聞緣覺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不先悟理，但先除事，是以僅能悟入聲聞緣覺，未能顯住佛界也。此猶至長者之客，僅在後園除糞，止宿草庵，未敢當堂。」

「善男子！若諸末世一切眾生，欲泛如來大圓覺海，先當發願漸斷諸障，障盡願滿，便登解脫清淨法殿，證大圓覺妙莊嚴域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妙莊嚴域，謂願滿則觸目對境，一切諸法無非圓覺，故曰妙莊嚴。域，謂疆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理雖頓悟其空，事乃漸除方盡。障盡則行住坐臥，一切時中觸向無非解脫，故以清淨法殿喻之。」

於是清淨慧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而白佛言：「大悲世尊！一切眾生及諸菩薩、如來世尊，所證所得云何差別？」

(清淨慧，表在此門修證地位因果相中，而智慧不住不著，虛心忘相，不為行位差別之相所染。)

如山曰：「舉所證覺性，問能證位德。覺心一味，因果階差，二義常乖，故須起問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清淨慧菩薩言：「善男子！圓覺自性非性性有，循諸性起無取無證，於實相中實無菩薩及諸眾生。何以故？菩

薩眾生皆是幻化，幻化滅故無取證者。」

(此節明圓覺無證。)

(如山曰：「全覺性起，故法身不增不減。經云：『法身流轉五道，名曰眾生。』」)

宗密曰：「非性，謂非前五性及貪愛等輪迴差別之性。性有，謂前差別性皆有圓覺也。圓覺不守自性，隨緣徧諸差別之性，諸性起時，全覺性起。無取無證，謂非當情之境也。約有幻垢，名為菩薩，故無取證。然前輪迴及此修證皆云無者，前似岸移，此如境象。」

「譬如眼根不自見眼，性自平等無平等者。眾生迷倒未能除滅一切幻化，於滅未滅妄功用中便顯差別。若得如來寂滅隨順，實無寂滅及寂滅者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實無寂滅及寂滅者，謂心性離念，本無生滅。良由無明迷自真〔禮〕，鼓動起念，能令心〔禮〕生住異滅，從細至麤，微着不同，先後際異。先際最微，名為滅相。中間二三，名住異相。後際最麤，名為滅相。今因本覺不思義熏力，起厭求心。又因真如所流，聞熏教去，熏於本覺，益性解力，損無明能，漸向心源，始息滅相，終息生相，朗然大悟，覺了心源，本無所動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夫眼能見一切，唯不能自見眼根。又如眼光照矚物時，境則萬差，見即是一，故云平等。但約於凡聖無分別勝劣之心，說平等義，亦無有能作平等之者。眾生若無迷惑顛倒，則無差別之義矣。未能除滅一切幻化，謂執之為實也。於滅未滅，謂障習漸盡，如一分塵盡，一分境明也。妄功用中，謂圓明證悟，始知煩惱本無，則見能斷智慧功用亦是虛妄也。便顯差別，正是總標德位也。如來寂滅，諸佛同證此理故也。隨，與本相應也。順，無乖也。非謂起心別求寂滅也。實無寂滅及寂滅者，無能所也。意明心念不生，不見有寂滅之法，亦無能寂滅者，滅之令寂。」

「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由妄想我及愛我者，曾不自知念念生滅，故起憎愛，耽著五欲。若遇善友，教令開悟淨圓覺性，發明起滅，即知此生性自勞慮。」

(念念生滅，即《淨名經》云：「是身如電，念念不住」是也。論云：「一切眾生不名為覺，以從本來念念相續，故說無始無明。」)

(《補註》曰：「發明起滅，謂迷時即起滅。妄念是我，故妄念不自見，於妄念如眼不自見。今既開悟，心冥真覺，不以妄念為我，故以冥真之慧，照於起滅之念。」)

如山曰：「我體元無，妄想為有。四生九類，無不皆然。由妄想我，即所執也。及愛我者，即所執也。我見本無，唯心故有。心既念念無常，我亦念念生滅。由執我故，順我則愛，迷我則憎，

故著五欲。若遇善友，教令開悟，即聞熏也。淨圓覺性，即內熏也。慧照朗然，顯發心性，無始妄習，一時悟現。如寤時覺夢，即知迷性之時，性即起滅，妄念還自勞役，心慮千營萬計，念念不停也。」

「若復有人勞慮永斷得法界淨，即彼淨解為自障礙，故於圓覺而不自在，此名凡夫隨順覺性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法界清淨，謂若理法界，則法界體中絕諸勞慮，塵境不生，名之為淨。若事法界，則分別念慮之心，差別塵境之法，十八界等當〔禮〕不生，名之為淨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勞慮永斷，絕相作之心也。法界淨穢，皆由自心，心穢則穢，心淨則淨。於彼淨時，心生愛著，於淨起淨，名為淨解。係心在淨，故成障礙。非外塵所擾，故言自礙。證覺之相，作意於覺，故於圓覺而不自在。覺於念異，念無異相，故名凡夫隨順覺性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一切菩薩見解為礙，雖斷解礙由住見覺，覺礙為礙而不自在，此名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前名凡夫結成信位也。二賢位，論寄息於異相。此名菩薩結成賢位，論寄息於住相。」)

如山曰：「見解為礙，見前淨解之礙也。是囁前位，以辨此位之相，即覺於異念也。雖斷解礙，起前位也。言雖者，預顯劣後念，無異相等也。猶住見覺證覺之相，劣於登地，所覺是礙，故能覺亦礙，此則將礙除礙，故不自在，此名菩薩覺於念住，念無住相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有照、有覺，俱名障礙。是故，菩薩常覺不住，照與照者同時寂滅。譬如有人自斷其首，首已斷故，無能斷者，則以礙心自滅諸礙；礙已斷滅，無滅礙者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常覺不住三句，明證相也。謂以智證理，理智冥符，如日合空，如珠自照。但是本覺顯現，非能所故。」)

宗密曰：「有照，信中淨解也。有覺，賢位中覺礙之覺也。俱名障礙，正顯前非也。常覺不住，照與照者同時寂滅，能所契合也。此則念無住相，覺住相無，如把刀劍，自斷其頭。頭未落時，即無能斷之義。頭若已落，復無能斷之人，則以覺礙之覺自滅所覺之礙，礙已斷滅，無滅礙者，如火出木盡，烟滅灰飛。」

「修多羅教如標月指，若復見月，了知所標畢竟非月；一切如來種種言說開示菩薩亦復如是。此名菩薩已入地者隨順覺性。」

(蘇子由曰：「如標指月，蓋昔人筌蹄之喻。」《補註》曰：「此名不住教也。謂地前未證真理，難忘言教。登地證理不住，名言不住，故名真解教。」故《華

嚴》初地文云：「得經論智。」）

如山曰：「設言象在於得意，無言象而倒惑，執言象而迷真，故以標月之指喻於言教，謂見月須藉指端，悟心須假佛教。因指見月，見月忘指；因教筌心，悟心忘教。存指則失真月，執教則失本心，意令證實忘標，故云畢竟非月。一切如來下，明諸佛同以言筌顯理。此名菩薩下，論寄息於生相。文云：『如菩薩地盡，滿足方便，一念相應，覺心初起，心無初相，以遠離微細念故，得見心性，心即常住，名究竟覺。』」

「善男子！一切障礙即究竟覺，得念、失念無非解脫，成法、破法皆名涅槃，智慧、愚癡通為般若。」

（《補註》曰：「一切障礙，總標也。謂智明圓覺，無分別心。故下列十對法，皆同真實，即論中見性常住等也。得念下，一言識智對，二言成破對，三言愚智對。」）

如山曰：「若見有障可斷，斷已名覺，覺非究竟；故障礙即覺，方究竟矣。得念失念二句，謂無念則得其正念，有念則為失念。故論中說覺則離念，念則不覺等。今明念本自空，元是無念，故皆解脫。眾緣相會曰成，緣離曰破。又進修曰成，毀謗為破。緣無自性，成破一如，故皆涅槃。智慧愚癡二句，即《大寶積》所云：『癡從分別生，分別亦非有。癡性與佛性，平等無差別。』」

「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，無明真如無異境界，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，眾生國土同一法性，地獄天宮皆為淨土，有性無性齊成佛道，一切煩惱畢竟解脫，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，此名如來隨順覺性。」

（《補註》曰：「菩薩三句，連上即看，為第四言邪正對，五言真妄對，六言染淨對，七言依正對，八言苦樂對，九言有性無性對，十言結解對。」）

（宗密曰：「如來乃忘心頓證也。前由普示教門，就機說有深淺。今恐存分別，則悟入無期，故示圓頓，安心於覺，成真隨順。前是隨相，亦如《華嚴》先說差別位地因果，後以平等因果融之。即差別中之平等，平等中之差別。此中意趣，正同彼也。」）

（李舟〈天堂地獄偈〉云：「天堂無則已，有則君子登。地獄無則已，有則小人入。」）

如山曰：「所成就法二句，即《思益》所云：『住正道者，不分別是邪是正。』無明真如二句，即《涅槃》所云：『無明本際，性本解脫。』古德云：『迷則真如是妄想，悟則妄想是真如。』諸戒念三句，即《無行經》所云：『貪欲即是道，慧癡亦復然，如是三事中，有無塵佛之道。』眾生二句，即《涅槃》所云：『我以佛眼，徧觀三界，有情無情，一切人法，悉皆究竟。』究

竟者，即法性也。地獄天宮二句，謂極惡業成，天宮即見地獄；極善業熟，地獄即是天宮。二業之念由心，地獄天宮豈定？心既本空，一切清淨。有性無性二句，言有性者，三乘性也；言無性者，闡提性也。非唯他日迴心現已，齊成佛道。一切煩惱二句，即《佛頂經》所云：『根塵同源，縛脫無二，識性虛妄，猶如空華。』然煩惱依識，識性既空，煩惱何縛？合上十對，名相雖異，其意不殊。但緣佛證覺心，心無取捨，故得諸法普同圓妙。故今但各引例而已，不更一一推求。法界海慧，謂法界深廣，故如海也。海慧離念，故諸相如空。又能照之慧，離分別念，猶如虛空，即同淨名。如鏡照物，鏡自無心，安心於覺，成真隨順，故名如來。」

「善男子！居一切時不起妄念，於諸妄心亦不息滅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，於無了知不辨真實。彼諸眾生聞是法門，信解受持不生驚畏，是則名為隨順覺性。」

(此文二。但諸菩薩下，指示末世安心，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句，即如眼不自見等。彼諸眾生下，示依法入頓，即《金剛經》中所謂不驚不怖不畏，甚為希有等也。)

如山曰：「妄念者，攀緣取著外法也。念則違覺，故令不起。於諸妄心，亦不息滅。謂若求真捨妄，猶棄影勞形。若滅妄存真，似揚聲止響。蓋境從心現，元是自心。若加了知，即迷現量。故經說：『非幻成幻。』論云：『心不見心，但不生情，自然如鏡照物。』且心體本自知覺，何必更加了知？知上起知，名為加矣。能知既寂，即真實知。真實即知，誰知真實？彼當根眾，聞此方便，心無疑惑，體達分明，領受任持，則坦然合道矣。」

於是威德自在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而白佛言：「大悲世尊！廣為我等分別如是隨順覺性，令諸菩薩覺性光明承佛圓音，不因修習而得善利。世尊！譬如大城外有四門，隨方來者非止一路，一切菩薩莊嚴佛國及成菩提非一方便。惟願世尊！廣為我等宣說一切方便漸次，并修行人總有幾種，令求大乘者速得開悟，遊戲如來大寂滅海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威德自在，謂三觀成就，功用猛利，邪魔不能嬈，妄惑不侵，故威德領。前依位漸證，及忘心頓證，暫聞已得善利，故從而請之。文中有二：一問所修，二明所為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大城，譬圓覺也。四門，譬行門也。隨方來者非止一路，如從東來不可西門而入。一切下。謂前說現行理趣分明，今復咨詢恐涉非分也。故先立理更請投機。惟願下，問所修之行并能修之人也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威德自在菩薩言：「善男子！無上妙覺徧諸十方出生如來，與一切法同體平等，於諸修行實無有二，方便隨順其數無量，圓攝所歸循性差別當有三種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同體平等，即《智論》所云：『在眾生數中，名為佛性；在非眾生數中，名為法性』也。」)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方便隨順，其數無量。即《楞伽》所云：『所說非所應，於彼為非說。彼彼諸病人，良醫為處方。如來為眾生，隨心應量說』也。」)

(《補註》曰：「三種義，如下釋：一、泯相澄神觀，二、起幻銷塵觀，三、絕待靈心觀。」)

宗密曰：「十方諸佛，同證同修，色心不二，凡聖無差，皆依覺性，故同平等。於諸修行，即如前二空觀門，根塵普淨，貪愛俱寂，悲智雙行，離相離心，常無所得。一切菩薩，無不如斯，隨事雖差，此意無二。然眾生根性，利鈍不同，煩惱厚薄，沉掉不等，隨其根性，說教多端。不爾，難為趣入。圓攝所歸下，謂眾生根性，雖有萬差，而此三門，可一切收盡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悟淨圓覺，以淨覺心取靜為行，由澄諸念，覺識煩動，靜慧發生，身心客塵從此永滅，便能內發寂靜輕安。由寂靜故，十方世界諸如來心，於中顯現如鏡中像，此方便者名奢摩他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取靜，謂不取於法也。覺心初建，力尚庶微，理宜取靜安詳，方能展照。」)

(補：如鏡中像。註：問云：若諸佛有自然業，能現一切處，利益眾生者，云何世間多不能見？答曰：諸佛如來法身平等，徧一切處，無有作意，故說自然，但依眾生心現。眾生心者，猶如於鏡，鏡若有垢，色像不現。如是眾生心若有垢，法身不現。經云佛心，論云法身，身心一也，皆據能現之本。若就所現，應云應化。此約心靜故，則知佛心亦然，故云為現，非謂佛心有所現也。)

如山曰：「此謂發心修行，欲趣佛果，先須了悟身中淨圓覺性，以為行本。欲淨覺心，約其所悟而起行也。以者，用也。凡夫用妄，菩薩用覺，迷悟異故。取靜為行，雖悟即動，即靜為欲，對治動亂之間，一向以靜境安心，漸漸修行，方得成就。由前以靜澄心，諸念不起，心合靜源，體非分別，故見分別之識，煩勞動擾。由前念澄，覺性慧性開明，因靜生慧，故云靜慧。此隱今顯，故云發生。由慧發生，身心相盡，塵妄不起，名為永滅。則內心自閑，寂靜清虛，輕安調暢，喧塵永息，麤重長祛矣。夫眾生圓明性體，與佛不殊，但以妄情，凡聖似隔。今身心相盡，妄念不生，圓覺妙心，凡聖交徹。理實而言，我知身心亦徧現十方佛中，如諸鏡入一鏡中，諸鏡即成影像。故諸佛以入行人，現心如影像也。然塵鏡之性，本明磨瑩，即呈佛像。眾生自心亦爾，

心靜即現如來。奢摩他，此云止定之異名，寂靜義也。謂於染淨等境，心不妄緣故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悟淨圓覺，以淨覺心知覺心性及與根塵皆因幻化，即起諸幻以除幻者，變化諸幻而開幻眾，由起幻故便能內發大悲輕安，一切菩薩從此起行漸次增進。彼觀幻者非同幻故，非同幻觀皆是幻故，幻相永離，是諸菩薩所圓妙行如土長苗，此方便者名三摩鉢提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變化諸幻而開幻眾，謂若觀心釋者，變起差別幻智，徧觀八萬塵勞之眾，一一稱真清淨，非障非蔽，即為開也。」)

(宗密曰：「如土長苗，種喻覺心，土喻幻法，苗喻幻智。謂悟淨圓覺，依幻法而起幻智，從幻智而忘心入覺，入覺則前二皆祛。」)

(《補註》曰：「三摩鉢提，此云等至。又等謂齊等，離沉掉故。至謂至到，到勝定故，故前有如幻三昧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心性是識，識與根塵三和合有，名無自性。但是無明迷真而起，故名幻化。諸幻即幻智也。幻者，即根本無明，是能幻之者。除幻者，依如幻始覺力分，覺根本不覺，始滅息相，終息生相，即是除幻。變化諸幻二句，謂隨機應化，說法開示如幻眾生也。由根塵既消，自他無二，故能內發同體大悲。由悲從空起，非其愛見，故輕安暢適。一切菩薩從此觀門，方能起於悲智，乃至佛果。彼觀幻者，非同幻故，拂幻法也。非同幻觀，皆是幻故，拂幻智也。幻相永離，則成非幻稱真之行矣。如種谷等，依土長苗，収子之時，苗土皆棄也。三摩鉢提，此云等至，等持之中能至勝位故。」

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悟淨圓覺，以淨覺心不取幻化及諸靜相，了知身心皆為罣礙，無知覺明不依諸礙，永得超過礙無礙境，受用世界及與身心相在塵域，如器中鍠聲出於外，煩惱涅槃不相留礙，便能內發寂滅輕安，妙覺隨順寂滅境界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，眾生壽命皆為浮想，此方便者名為禪那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無〔如〕覺明之明，正靈妙之〔禮〕。然此靈心，上而無頂，下而無底，傍無邊際，中無在處。既無當中，何有東西上下？欲言空寂，不似太虛。欲言相用，不從緣起。欲言知見，異於分別。欲言頑礙，異於木石。欲言其覺，不同醒悟之初。欲言其明，不同日月之類。故諸經教，於寂靜空無，呵為邪小。於知見明覺，互泯互存，各有深意。」)

(宗密曰：「器中鍠聲，盖以器喻世界身心，聲喻靈明觀智。謂聲從器出，器不能拘，故聲聞四遠。器局本處，以喻觀智約身心修得，身心所不能拘。觀智廓爾無邊，身心不離舊處。但所喻相當，何爭喻所依？物愍云：『如萬鈞之鏞，星樓受礙，搖杵一聲，聲振寰宇』是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淨覺心，躡其所依也。不取幻化，離第二觀也。及諸靜相，離第一觀也。了知有身有心，悉皆是妄，無知覺明，即上所了身心也。不依諸礙，直造靈明也。礙即前幻，涉於煩惱者。無礙境即取靜，同於涅槃者。相在，謂不異常也。塵域，謂不離舊處也。此由執認，復體同他。今不生情，豈拘靈照？如金器聲，鍠鍠出外，不相留礙也。內發寂滅，謂不取幻化，幻化即寂；不取靜相，靜相即滅，非故寂之滅之。又但是真心實理，非對靜幻。故《楞伽》云：『寂滅者，名為一心。』此非息動之寂，生已而滅，故云內發。隨順妙覺寂滅，謂在觀之時，用心同佛故。自他身心所不能及，謂唯獨自明了，餘人所不見，故他不及。自己心識之量，亦不能造，如熒燒須彌，必須離情方契，故自不及。又依體起智為自，根塵發識名他，不可識識智知，故皆不及。了知真寂，即知眾生畢竟非真，此名為禪那，此云靜慮。即慮而靜，故無散動，即當定義。即靜而慮，故非無記，即當慧義。」

於是辨音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而白佛言：「大悲世尊！如是法門甚為希有。世尊！此諸方便，一切菩薩於圓覺門有幾修習？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佛以辨音逗於萬類，雖此門總明三觀，而隨機單複不同，故二十五輪各皆證入。此菩薩善能辨別隨類圓音，故當其問。」)

宗密曰：「此諸方便，指前三觀也。前說三觀，雖行相分明，未審諸菩薩所脩，為復一人具三？為三人如一？為前後？為同時？為依次？為超次？故問之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辨音菩薩言：「善男子！一切如來圓覺清淨，本無修習及修習者。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，依於末覺幻力修習，爾時便有二十五種清淨定輪。」

(如山曰：「輪者，摧輾義。能摧惑障，令正智轉，故名為輪。」)

宗密曰：「觀網交羅，於中初有三輪單修三觀，次有二十一輪交修三觀，後有一輪圓修三觀。于此二十五觀，約喻各立一名，今全用之。」

「若諸菩薩唯取極靜，由靜力故永斷煩惱究竟成就，不起于座便入涅槃，此菩薩者名單修奢摩他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澄渾息用觀，三觀皆標云，唯結云單，意顯不兼餘二，力所未兼，非輕餘行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唯取極靜，不兼事也。由靜心之力，覺身心空，瞥念尚無，煩惱何據？煩惱不起，即是覺心，故云究竟成就。不起于座，謂不起法空之座。便入涅槃，謂便入寂滅涅槃也。」

「若諸菩薩唯觀如幻，以佛力故變化世界種種作用，備行菩薩清淨妙行，於陀羅尼不失寂念及諸靜慧，此菩薩者名單修三摩鉢提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庖丁恣刃，觀庖子以一刀解牛，十九年鋒刃不損。喻菩薩利眾生，修萬行，應緣入俗，自智無傷。」)

「若諸菩薩唯滅諸幻，不取作用獨斷煩惱，煩惱斷盡便證實相，此菩薩者名單修禪那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呈音出礙，觀謂器質音融，隨扣應響也。」)

(宗密曰：「此後二十一觀，論其次，謂初靜、次幻、後寂。寂與靜異者，靜是二乘境，寂是佛境。又靜是禪定，寂是涅槃。文中三有：初七、次七、後七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諸幻境無邊，難可窮究，故直云滅。滅者，絕念也。作用施為，又妨禪寂，故云不取。獨斷煩惱，獨者，不假諸行也，正是絕待之義。煩惱斷盡，但與靈心相應，煩惱自無所有，無所有處即為證也。後交絡三觀，每以一觀為頭，兼於餘二，交絡成七，三七故有二十一輪，兼前三單及後一圓，足二十五。」

「若諸菩薩先取至靜，以靜慧心照諸幻者，便於是中起菩薩行。此菩薩者，名先脩奢摩他，後修三摩鉢提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初中七觀，此言運舟兼濟。觀菩薩修定以出塵，即運舟；發慧以化物，即兼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先取至靜句，標靜觀為首也。以靜慧心，從靜躡跡起也。照諸幻者，便於是中起菩薩行，蓋兼修幻觀。若無靜慧，則自居幻化，何能照幻？」

「若諸菩薩以靜慧故證至靜性，便斷煩惱永出生死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後修禪那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湛海澄空觀。湛海則波瀾不動，先靜觀以反流。澄空則水性清明，後寂觀以顯性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靜慧故，靜也。證至靜性，寂也。躡靜而兼修寂矣。二觀功用，斷煩惱是因亡，出生死是果喪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寂靜慧，復現幻力種種變化度諸眾生，後斷煩惱而入寂滅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中修三摩鉢提，後修禪那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〔三〕首羅三目觀，三觀俱修，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寂靜慧，靜也。復現下，言次幻後寂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至靜力斷煩惱已，後起菩薩清淨妙行度諸眾生。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中修禪那，後修三摩鉢提。」

(補註曰：「此言三點齊修觀。三點者，梵之伊字。」慤意云：「一人具修三觀，即名為齊，非謂同時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至靜力，靜也。後言先寂後幻，煩惱既盡，愛見已無，故所起行，無不淨妙，可解他縛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至靜力心斷煩惱，復度眾生建立境界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奢摩他，齊修三摩鉢提、禪那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品字單雙觀。上單靜觀，如上一口。後雙明寂幻，如下兩口。故云單雙。」)

如山曰：「此蓋齊兼幻寂也。內斷煩惱是寂，外度眾生是幻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至靜力資發變化後斷煩惱，此菩薩者名齊修奢摩他、三摩鉢提，後脩禪那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獨足雙頭觀。白澤圖中有山精，頭如鼓，有兩面，前後俱見。此喻靜幻雙照，二和齊運，如雙頭也。單寂觀，如獨足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至靜力，資發變化，齊標靜幻也。謂以至靜力，資助策發變化之力，以度眾生，後斷煩惱，兼寂也。前二利備，故入中道。此與前異，前則靜獨為初，後始兼寂幻；此則靜與幻齊為初，後始單兼於寂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至靜力用資寂滅，後起作用變化世界，此菩薩者名齊修奢摩他、禪那，後脩三摩鉢提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果落華敷觀，即以靜定之樹，結寂滅中道之果。後敷華者，復以幻觀入有情界，度諸眾生，同令獲得涅槃之果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至靜力，用資寂滅，齊滅也。後起作用，變化世界，兼幻也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種種隨順而取至靜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後修奢摩他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次七輪，各標幻為首，次兼餘二：初先武、後文，觀武王伐紂，後不用武。喻此菩薩先變化種種，後入靜觀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變化力，種種隨順，標幻也。而取至靜，兼靜也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變化力，種種境界而取寂滅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後修禪那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功成退職。觀菩薩發慧利物，即是功成。習寂內修，名為退職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變化力，種種境界，幻也；而取寂滅，兼寂也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變化力而作佛事，安住寂滅而斷煩惱，此菩薩者，名先脩三摩鉢提，後修禪那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幻師解術觀，先起變化作術法，後靜體寂故解術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變化力而作佛事，幻也；安住寂靜，靜也；而斷煩惱，寂也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變化力無礙作用，斷煩惱故安住至靜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三摩鉢提，中脩禪那，後脩奢摩他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神龍隱海觀，起幻化生，如神龍布雲雨，歸體入靜，如隱海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變化力，無礙作用，幻也。斷煩惱故，寂也。安住至靜，靜也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變化力方便作用，至靜寂滅二俱隨順，此菩薩者名先脩三摩鉢提，齊修奢摩他、禪那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龍樹通真觀，先起幻，後歸靜寂。如龍樹初行幻術，廣化邪途，後習真乘，自階聖果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變化力，方便作用，幻也。至靜寂滅，二俱隨順，兼靜寂也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變化力種種起用，資於至靜後斷煩惱，此菩薩者名齊修三摩鉢提、奢摩他，後修禪那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商那示相觀。商那和修，即優波毬多之師也。先以神力示相，降伏毬多弟子慢心，後乃入定歸寂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變化力，種種起用，資於至靜，齊靜也。後斷煩惱，兼寂也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變化力資於寂滅，後住清淨無作靜慮此菩薩者，名齊修三摩鉢提、禪那，後修奢摩他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大通宴默觀。大通如來，先化用利物，後則歸寂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變化力資於寂滅，齊滅也。後住清淨無作靜慮，兼靜也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寂滅力而起至靜住於清淨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後修奢摩他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實明空海觀。《佛頂經》云：『同入如來實明空海。』今靈心觀，即本覺明，如實明也。後靜觀，如空海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寂滅力，寂也。而起至靜住於清淨，兼靜也。此合下七節為後七輪，各標寂為首，次兼餘二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寂滅力而起作用，於一切境寂用隨順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後修三摩鉢提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空虛妙用，觀靈心之體，如虛空起化，即妙用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寂滅力，寂也。而起作用，於一切境寂用隨順，兼幻也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寂滅力種種自性，安於靜慮而起變化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中修奢摩他，後修三摩鉢提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舜若呈神觀。舜若即虛空神，遇日光映之，暫現。如此先寂，次靜，後幻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寂滅力，種種自性，寂也；安於靜慮，靜也；而起變化，幻也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寂滅力無作自性起於作用，清淨境界歸於靜慮，此菩薩者，名先修禪那，中修三摩鉢提，後修奢摩他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飲光歸定觀。大迦葉也。先證體，次起神通，後乃歸定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寂滅力無作自性，寂也；起於作用清淨境界，幻也；歸於靜慮，靜也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寂滅力種種清淨，而住靜慮起於變化，此菩薩者名先修禪那，齊修奢摩他、三摩鉢提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多寶呈通觀。多寶佛，先成道證如體，後於塔中發起《法華》，如靜幻無礙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寂滅力，種種清淨，寂也。而住靜慮，起於變化，齊兼靜幻也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寂滅力，資於至靜而起變化，此菩薩者名齊修禪那、奢摩他，後修三摩鉢提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下方騰化觀，即《法華》菩薩六萬恒沙，從下方現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寂滅力資於至靜，齊靜也；而起變化，兼幻也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寂滅力資於變化，而起至靜清明境慧，此菩薩者，名齊修禪那、三摩鉢提，後修奢摩他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帝青含變觀。此寶含諸佛像，對即變應，應而還空。如靈心觀成，包含德用，應緣起幻，而復安靜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寂滅力資於變化，齊幻也。而起至靜清明境，慧兼靜也。」

「若諸菩薩以圓覺慧圓合一切，於諸性相無離覺性，此菩薩者名為圓修三種自性清淨隨順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最後一輪，圓修三觀，此名如意圓修觀。如意寶珠，四方俱照，大智頓覺，三現齊修。」)

(宗密曰：「以圓覺合一切，是從體起用。性相無異覺性，是會用歸體。體用無礙，寂照同時，是為圓滿無上妙覺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圓覺慧稱圓覺而發慧故也。圓合一切，謂圓融和合一切事理、性相、真妄、色空等類，舉體相應，是為圓合。謂由圓覺合理，理即非理，故全即事。又由以覺合事，事即非事，故全即理。餘性相等，皆同此說。中道義諦，於是現焉。非理非事，雙遮顯中，遮照同時，是為圓覺。又依諸性修靜觀，依相修幻觀，依無離覺性修寂觀。故科云：『圓修三觀』矣。」

於是淨諸業障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而白佛言：「大悲世尊！若此覺心本性清淨，因何染污使諸眾生迷悶不入？惟願開悟法性，令此大眾及末世眾生作將來眼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淨諸業障，謂一切業障，盡依四相而生。此門問答除之，諸業自然清淨。」)

(如山曰：「法性者，諸法之性。若直譯本體，則名覺性，故云開悟法。若推窮差別之法，皆無自體，同於一性，而名法性。今推破四相，豁融諸法，全同覺性。」)

如山曰：「此中問意，不說本來都迷意，明已知覺性圓明，諸法清淨，何得凡心宛在，不合覺源？所作所為，情猶憎愛，自他全別，難自渾融。比對果人，天地之遠，覺心本淨，悟即應同。更有何法染汙，令我用心異佛？故云：『因何迷悶不入？』」

爾時，世尊告淨諸業障菩薩言：「善男子，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妄想執有我、人、眾生及與壽命，認四顛倒為實我體，由此便生憎愛二境，於虛妄體重執虛妄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我、人、眾生、壽命，由展轉約義，故有四名。四名復有一相：一、迷識境，二、迷智境。一切眾生下，總敘四相為過患之因由。由此下，言由迷起惑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世尊謂眾生未曾悟故，妄中橫計。計取自體為我，計我展轉趣於餘趣為人，計我盛衰苦樂種種變異相續為眾生，計我一報命根不斷而住為壽。夫真我本有，迷之謂無。妄我本空，執之為有。四皆橫計，故云顛倒也。由執四相為實我體，所以於自生愛，於他生憎。順我者愛，逆我者憎。如是愛憎，皆由執我。故曰由此於虛妄體，重執虛妄。謂四大五蘊，迷性妄生。眾緣假合，已是虛妄。更於其上，重執我人也。」

「二妄相依生妄業道，有妄業故妄見流轉，厭流轉者妄見涅槃，由此不能入清淨覺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二妄相依二句，言由惑造業；次二句言由業招報；後二句言反於五道，墮於二乘也。自由此便生憎愛至妄見涅槃，總當二乘宗中生滅四諦也。謂初六句集諦，次二句苦諦，次一句道諦，後一句滅諦。」)

如山曰：「由前二妄故，生起造作種種妄業，業能引至苦樂之果，故名為道。業成即受生死流轉，生死流轉是所至之果也。厭流轉者，謂厭三界不安，皆如火宅，息緣斷惑也。妄見涅槃，志在趣寂躭空，灰身滅智，由此不能入清淨覺也。此句正是答結前問。前問：云何迷悶不入？今答云：由認四相，展轉生過，縱離六道，復墮二乘故也。」

「非覺違拒諸能入者，有諸能入非覺入故，是故動念及與息念皆歸迷悶。何以故？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為己主宰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自前文由此不能入清淨覺至非覺入，故言迷拒覺心也。是故下，合。次文是言動息俱迷為己主宰句，言動是我動，息是我息，我相既在，動息俱迷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前問因何使諸眾生不入？故此答云：非覺違拒，使之不入，但由認我，故不入也。如夢身未忘，不能合於本身，非本身違拒也。有諸能入，非覺入故。意云：入時若是覺入，不入即是覺拒。既入者，自是信、解、行等，覺體元無出入，入與不入，何責於覺？是故動念、息念，皆歸迷悶也。夫動念既為背覺，息念即合契真，何故皆稱迷悶？由將無始住地無明為我主故也。」

「一切眾生生無慧目，身心等性皆是無明，譬如有人不自斷命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生無慧目，如人若十歲二十始盲，則眼前雖不見物，說之即能了知。若胎中無目、生來便盲，即對色之時，種種為說，終無所益。則先須金錍抉膜，然後指示是非。故《涅槃經》說：『如盲人不識乳色，他人為說展轉譬喻，貝米雪鶴，竟不能得識其乳色。』」)

如山曰：「生無慧目，謂未曾悟入故也。身心等性二句，謂前得本起因地，則所修皆是佛因。此用本起無明，一切皆是魔業。又前以覺圓明故，根塵普淨，結云一切是覺。今已無明為本，故云皆是無明。譬如有人二句，謂由愛故得身，若斷身即違愛。如人縱卑陋病苦，亦自保命，終不能斷。斷餘或可，自斷誠難。認我亦爾，斷一切煩惱惡業，容有得者，欲令斷我，其可得乎？何以故？我終不能還斷我故。」

「是故當知，有愛我者我與隨順，非隨順者便生憎怨，為憎愛心養無明故，相續求道皆不成就。」

(此以下皆結成障道。)

(《補註》曰：「從愛憎求道，畢竟不成。即《寶積金經》所云：『於身生寶愛，不離於我人，彼作是修行，由斯墮惡趣。』」)

如山曰：「有愛我者二句，是對順生愛以明我。非隨順者二句，是對違起憎以明我。為憎愛心二句，謂唯滋無明。故知迷心修道，縱令勤苦種種行問，但助無明，何成佛果？可知本從無明而生憎愛，憎愛還熏無明，種子現行相續不斷，將此求道，畢竟不成。自下文以後，別釋四相。」

「善男子！云何我相？謂諸眾生心所證者。」

(此合下二文，謂驗其任運分自他者，是其我相。文中二：一、標釋相粗，二、結指細相。此乃徵起標示。)

宗密曰：「夫我難自見，約事證知，但驗自他各殊，即證自中有我。設令修道，捨妄證真，但覺有心，總名我相。」

「善男子！譬如有人，百骸調適，忽忘我身，四肢絃緩，攝養乖方，微加針艾，即知有我，是故證取，方現我體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約喻以釋也。弦謂緊急，緩謂緩慢，皆是支體不調，手足失度之狀。」)

如山曰：「攝養乖方下，況道者燕居靜室或隱深山，心絕經營、境無違順，習閑成性暫得忘情，不覺自他謂證無我。若違順所福宛有心生，心既未平方知我在。故下云若復有人歎謗其法，即喜恨等。」

「善男子！其心乃至證於如來畢竟了知清淨涅槃，皆是我相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結指細相也。證為能，如來為所，畢竟了知。又於所證中，能了知也。清淨涅槃，所了知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謂非但了知二乘涅槃為我相，設使了知如來涅槃亦是我相。然涅槃但是覺體，非別有可證。今既證得涅槃，不忘能所，即是我相。」

「善男子！云何人相？謂諸眾生心悟證者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合下二文，是悟我成人。悟前非者，是此相矣。下分粗相、細相。」)

如山曰：「覺前非也。者字，正名人相。」

「善男子！悟有我者，不復認我。所悟非我，悟亦如是。悟已超過一切證者，悉為人相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粗相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悟有我者二句，不作證心也。所悟非我二句，同前非也。悟已超過句，是絕所證之過，除能悟之累，末句結成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其心乃至圓悟涅槃，但是我者，心存少悟，備殫證理，皆名人相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細相也。備殫證理，謂無非不盡，故曰備。殫，盡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圓悟涅槃，不取能所故也。心存少悟，謂此智不怯，便為存悟，非諸差別，故云少也。皆名人相，結成細相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云何眾生相？謂諸眾生心自證悟所不及者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合下文，是言了迹迹生。謂前二相，俱是心迹，總不執之，故免我人。然此了心，又亦是迹，故云了迹迹生。〔義〕凡三。」)

如山曰：「覺前能悟，悟是所覺。悟既成所，覺又名能。展轉無窮，皆成能所。能所及處，皆是相待。了此無定，故離前非。計所不及，謂免諸過。不覺此計，又是眾生。眾生者，不定執一之謂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譬如有人作如是言：『我是眾生。』則知彼人說眾生者非我、非彼。云何非我？我是眾生則非是我。云何非彼？

我是眾生非彼我故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喻正釋。」)

(宗密曰：「譬如二句，借人語詞以為義，契顯眾生四句為標非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云何非我？以自是眾生，故非我也。云何非彼？以云我是眾生，不云彼是眾生，故非彼也。非我非彼，謂非彼人之我也。又顯於自於彼，不計我人，故非彼我。」

「善男子！但諸眾生了證、了悟皆為我、人，而我、人相所不及者，存有所了，名眾生相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節指前對辨。皆為我人句，指前二相也。下對之以辨眾生之相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了證，證我相也。了悟，悟人相也。了證者空，則我不及；了悟者空，則人不及。不執主宰，故離我人。存有所了二句，謂心不忘故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云何壽命相？謂諸眾生心照清淨，覺所了者，一切業智所不自見，猶如命根。」

(宗密曰：「此合下文，言潛續如命。謂都無所執，但礙修行，由不起心，免前三過。即此無執之業智，相續未忘，非故生心，故言潛續。文二，此乃徵起標示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心照清淨，謂即心之照，故云清淨，即自覺也。覺所了者，覺前三相，即覺他也。證悟等盡，徹於真源，無別能覺，故上云心照。一切業智，謂擬將此智，修習一切無漏之業，故雖能除妄，而不自除，故不自見。不自見故，猶如命根。如命根者，兼取相續不斷之義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若心照見一切覺者皆為塵垢，覺所覺者不離塵故。如湯消氷，無別有氷；如氷消者，存我、覺我亦復如是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節展轉細釋。善男子下，以義正釋。如湯銷氷下，以喻反釋。」)

(宗密曰：「水喻真性，氷喻四相，湯喻智慧。煎水名湯，悟心名智。故謂水凍成氷，還煎水以消之。氷湯俱盡，濕性獨存。以喻心迷成我，還悟心以消之。我智俱盡，照體獨立。」)

宗密曰：「覺所覺者，由將此心見前諸覺，故不離塵，以心未忘故。如湯銷氷三句，謂湯消氷盡，同成一水，更無能知盡者。反明此業智，既照前三相皆盡，則是我病，未盡如氷。若言我盡，即此言盡之氷，便是不盡。存我二句，謂無別有我知我盡者。」

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不了四相，雖經多劫勤苦修道，但名有為，終不能成一切聖果，是故名為正法末世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合下文，言存我失道也。凡二，此乃總標失道也。有為由前四相，皆有取證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以有為心修行，則行行皆帶能所，故不成聖正。夫正法之時，修則皆證。末世之時，人多取相。今既取證相，則正法亦同末世。若遇此教，了達病源，則雖末世，還同正法。後展轉廣釋，文凡四。」

「何以故？認一切我為涅槃故，有證有悟名成就故。譬如有人認賊為子，其家財寶終不成就。」

(認賊為子，喻六根取境猶可制禦，藏識妄我難以辨明。故如來藏中功德之寶念念衰耗，猶此貧窮難集福智。)

如山曰：「劫數既多，行又勤苦，以何義故，不證聖果？良由認我以為涅槃，故雖多劫勤脩，終無所益。譬如賊在外，猶可隄防，養之為兒，如何檢慎？又知賊是賊，賊無能為，認之為兒，寧免破敗？」

「何以故？有我愛者亦愛涅槃，伏我愛根為涅槃相。有憎我者亦憎生死，不知愛者真生死故，別憎生死名不解脫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何以故句，證何妨道微。有我愛者，釋憎愛非脫。」)

如山曰：「縱使認我取證，何以便妨於道？夫生死輪迴本自憎愛，欲求解脫須盡二源。今愛涅槃還是本愛，今憎生死亦是本憎，棄苦欣樂雖殊，憎愛元是本習，帶之修道，佛果豈成？伏我愛根為涅槃者，由伏之故不起，不起之相似涅槃相，以似為真，故云爾也。不知愛者四句，謂本愛涅槃，擬除生死，愛心既在即生死根，愛根憎苗豈名解脫？」

「云何當知法不解脫？善男子！彼末世眾生習菩提者，以已微證為自清淨，猶未能盡我相根本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云何句，為何知證法非解脫徵。善男子以下，合下文，乃是讚毀驗我。釋者謂實證者必無我，無我故即無嗔喜。今為法嗔喜，即知證法非真，我未盡故。」)

宗密曰：「法者涅槃，猶前釋云：『愛涅槃者名不解脫。』故此徵云：『若愛生死許是係縛，今悟涅槃是寂滅法，以何相知云不解脫？』以已徵證二句，外知根塵假合，內覺性體寂然。由未能句，正標未盡之故也。」

「若復有人讚歎彼法，即生歡喜便欲濟度。若復誹謗彼所得者，便生瞋恨。則知我相，堅固執持潛伏藏識，遊戲諸根曾不間斷。」

(宗密曰：「此言以境驗知。則知我相二句，言因對外境驗得內心，我無間斷，潛伏藏識種子也。遊戲諸根二句，現行也。言遇境則發，相續流轉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世境違順，麤重易明，唯就法門，最難覺察。但言為法瞋彼度此，不知此心元是我相，因對外境驗得內心，我執猶堅，潛藏相續。雖慧軍數舉，魔眾頻摧，且阿賴耶城難攻，主宰

末那常侍，防護牢強，意識謀臣經營內外，旁監五識之將，以鎮六根之門。由是賊主頻通遊戲，時時偷號，惑我法王，往往侵疆，擾我觀境。雖外怯般若，晝伏夜行，而內挾無明，晝夜不斷。」

「善男子！彼修道者不除我相，是故不能入清淨覺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文結成障覺。」)

「善男子！若知我空，無毀我者，有我說法，我未斷故；眾生、壽命亦復如是。」

(宗密曰：「此合下文但說病為法，文凡二。此乃覆推攝前為法瞋喜之次，推窮以成說病為法之過。毀者是彼，說者是我。經文於毀者言無，反明過也。於說法者言有，順明也。翻覆推過者，下擬決斷為病故。」)

如山曰：「恐聞瞋喜是我，便擬忍受不瞋，用為無我。故推徵云：『若見彼是毀人，我被彼毀而不瞋者，此亦是我。』故云：『若知我空，無毀我者。』既見有毀我者，則未得我空，亦應云：『若知我空，無我說法。』故次云：『有我說法，我未斷故。』眾生下。謂例於我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說病為法，是故名為可憐愍者；雖勤精進增益諸病，是故不能入清淨覺。」

(如山曰：「帶病修行，增益諸病，唯益實德。如藥草等，種有甘苦，水土所滋，名惟增益。苦喻我為本，甘喻淨覺為本，水土則喻萬行。」)

宗密曰：「指前所推之過也，即是四相。四相若存，總名為病。以病為法，誠可憐愍，帶病修行，故境諸病。反此而言，則稱實修行。末句結成障覺。」

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不了四相，以如來解及所行處為自修行，終不成就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合下文言將凡濫聖。文凡二：一、正明相濫，二、結成障覺。此節言抑聖同己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佛說了義稱理法門，此言心境本空、惑業本淨，凡聖不異，因果皆圓，就佛見之，理實如此。且眾生迷倒已久，種習根深，縱令解法門，現用元來隨念，但以分別心識，解他無礙言教，謂言佛意亦祇如然。心既是念，故不覺念，不知冥通證入，異於隨相信心，認佛平等之譚，不能斷惑求證，故經印言終不成就。」

「或有眾生未得謂得、未證謂證，見勝進者心生嫉妒，由彼眾生未斷我愛，是故不能入清淨覺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或有眾生五句，是聘己齊聖。前則抑高就下，此則聘下齊高。首三句，是認其聖智。見勝者二句，驗出凡情。由彼眾生，為指前兩類之人，未

斷我愛。前云終不成就者，以佛無我愛，凡有我愛故。次云見勝進嫉妬，亦由我愛。由我愛故，是故不入清淨覺也。」）

如山曰：「得謂理也，乃至聖所俱功德。證謂智也，則聖人冥證之智身。今謂得謂證者，增上慢人若自知不證而言證者，則根本戒中大妄語戒，非此文意也。然諸聖人形類不定，得與不得內證在心。何以辨他未得未證？故觀心行以驗真虛。夫聖人用心他己無二，見他勝進或法教流行，念念喜歡必能隨順，自驗內心如此，或即證悟不虛。若自覺己衰他盛則嫉，己盛他衰則喜，縱令深解妙境，但是心之所緣，勿錯認之謂得謂證。由彼眾生下，結成障覺。」

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希望成道，無令求悟，唯益多聞，增長我見。」

（補註曰：「此言趣果迷因也。增長我見，即華嚴所云：『不能了自心，增長一切惡』等。」）

如山曰：「希望成道趣果也，惟益多聞，迷固也。即知先須悟道，然後多聞增慧。末世之人多迷此意，唯宗名數，不務了心。心既不通，解義唯多，我見唯長，故下云增長我見。夫多聞無智慧，是不知實相，譬如大闇中有燈而無目等。」

「但當精勤降伏煩惱，起大勇猛，未得令得、未斷令斷，貪、瞋、愛、慢、諂曲、嫉妬，對境不生，彼我恩愛一切寂滅。佛說是人漸以成就。」

（《補註》曰：「此合下文，乃四斷惑成因也。但當精勤，誡勸之辭也。降伏煩惱，別標所斷也。起大勇猛，通勸修斷也。貪瞋愛慢，根本煩惱中三也。愛無別性，貪類所攝。諂曲嫉妬，少隨煩惱也。末句結成因。」）

宗密曰：「未得令得，修也，謂真境中一切功德妙用。未斷令斷，斷也，謂顛倒境中一切障礙之法。重舉彼我恩愛者，生死根本，最難拔故。念盡則自他俱寂，勤斷煩惱，我見習氣漸盡，無上佛果自然漸成。」

「求善知識，不墮邪見，若於所求別生憎愛，則不能入清淨覺。」

（《補註》曰：「上文順釋，此文反釋。偈有云：『此人求善友，終不墮邪見，所求別生心，究竟非成就。』」）

如山曰：「商人入海須假導師，學者修行必資善友。若於所求下，反明不生憎愛則入覺也。」

於是普覺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而白佛言：「大悲世尊！末世眾生去佛漸遠，聖賢隱伏、邪法增熾，使諸眾生求何等人、依何等法、行何等行，除去何病？云何發心，令彼群盲不墮邪見？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普覺菩薩，謂從前諸過已離，四相又除。然於用意行心，仍餘作止任滅之病，覺猶未普。至此决擇四病，覺性無瑕，普覺諸病，故當此矣。」)

爾時，世尊告普覺菩薩言：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將發大心求善知識，欲修行者當求一切正知見人，心不住相，不著聲聞、緣覺境界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下俱指示明師令事，文凡三。此合下，令識也。此言順行，下言逆行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善知識者，謂善能識真妄，知病識樂故。初心便令求者，正知見人，謂善達覺性，不因修生。決擇無疑者：心不住相者，離凡夫煩惱境界；不著聲聞緣覺者，離二乘滯寂境界。」

「雖現塵勞心恒清淨，示有諸過讚歎梵行，不令眾生入不律儀，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心恒清淨，如《淨名》所云：『雖有妻子，常修梵行』等。《華嚴》云：『菩薩在家，與妻子俱，未曾捨離菩提之心。』」)

(斐休曰：「或為利益，或有別緣，所作非儀，暫乖真故。故示諸有過者，秖得貶己承非，不得非說理以誤凡下。」)

宗密曰：「塵勞，即貪等也。心恒清淨，謂現染之中而不染也。示諸有過，謂欲度眾生，先以同事相攝。但為同事相攝故，雖現諸過，常雖讚歎真實梵行。」故論云：「壞見之人雖不壞行，不堪與眾生為其道眼。雖壞行而不破見者，是則人天真勝福田。求如是人下，結成大益。」

「末世眾生見如是人，應當供養，不惜身命。彼善知識四威儀中常現清淨，乃至示現種種過患，心無憍慢，況復搏財、妻子、眷屬！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即令事師。末世下，舉身命之難。況復下，例身外之易。」)

(《智論》云：「於諸師尊，如世尊想。若有能開釋深義，於我有益，則盡心敬之，不驗餘惡。如弊囊盛寶，不得以囊惡故，不取其寶。又如夜行險道，弊人執炬，不得以人惡故，不取其照。菩薩亦復如是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不惜身命，如雪山捨身、香城破骨之類。彼善知識三句，惜前順行。乃至示現二句，指前逆行。心無憍慢，明不疑也。夫菩薩化現權道難測，但依法門莫疑其迹，不以順行即效虔誠，或覩逆行便生憍慢。況復二句，例身外之易。」

「若善男子於彼善友不起惡念，即能究竟成就正覺，心華發明照十方剎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節言顯益。」)

如山曰：「憍慢若起，惡念便生，障覆自心，法何得人？既無惡念之覆，即得正覺成就。覺心既明，即慧光開發，能向無染，故

曰心華。稱體無邊，照十方剎。」

「善男子！彼善知識所證妙法，應離四病。云何四病？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合下四節，是分別四病令除者。此乃總標徵起，下文別釋行相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心病無邊，要唯此四，隨有其一，即不堪為師。」

「一者、作病。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『我於本心作種種行，欲求圓覺。』彼圓覺性非作得故，說名為病。」

(宗密曰：「此言生心造作病。若了覺性本圓，不用興心求益。不興心處，即合覺心。合覺心時，自無諸妄。無諸妄已，則所作相應，積土聚沙，皆成佛道。」)

如山曰：「辨相也。思惟揣度，計校籌量，興心運為，擬作行相，造塔造寺，供佛供僧，持呪持經，僧講俗云。端然宴坐，種種施為，止息深山，遊歷世界，勤憂衣食，謂是道緣，故受飢寒，將為功德。觀空觀有，愛身厭身，於多行門，隨執其一，託此一行，欲契覺心。圓覺性非造作，造作如何契之？」

「二者、任病。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『我等今者不斷生死、不求涅槃，涅槃、生死無起滅念，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圓覺。』彼圓覺性非任有故，說名為病。」

(宗密曰：「此言任意浮沉病。」)

(《補註》曰：「任病，如好閉任閑，逢飢即餐，遇衣即著，好事惡事，一切不知，任運而行，信緣而活，睡來即臥，興來即行，東西南北，何定去住。此病因前云圓覺清淨，本無修習，依於未覺，幻力修習，失彼文意，故成任病。」)

如山曰：「若復有人，意云：『生死是空，更何所□？涅槃本寂，何假修求？不厭不欣，無起滅念，任彼一切，隨諸法性，如火熱水濕之類，各各差別，妄從他妄、真任他真，各稱其心，何必改作？』自謂已覺，何必作幻？故成任病。此乃放縱身心，復令善惡不拘，即名無記之性。七賢豈是大道？四皓寧為聖人？尚昧欲天，焉冥覺體？故前云：『若不修行，常居幻化，云何解脫？』」

「三者、止病。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『我今自心永息諸念，得一切性寂然平等。』以此欲求圓覺，彼圓覺性非止合故，說名為病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止息妄情之病。」)

(宗密曰：「此病從前靜觀中來，迷彼取靜為行，及證諸念之言，因成此病。」)

如山曰：「生心恐非隨情慮失，一向止息妄心，自謂妄盡，自然平等。以此欲求圓覺，見念既乖，性本靈明，迷照亦失。念無而有，既止息令無；照有而隱，何不觀察令顯？又真本無念，念既乖真；性本無止，止亦違性。故言非止合故。」

「四者、滅病。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『我今永斷一切煩惱，身心畢竟空無所有，何況根塵虛妄境界一切永寂！』欲求圓覺，彼圓覺性非寂相故，說名為病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滅除心境之病。前但止息心念令寂，此則計於身心根塵本來空寂。又前不妨見有根塵，但不隨念愛染，故云止息。此則於根塵亦無堅持空寂之相，由見空無，故云除滅。此病從寂觀中來，彼諸輪中皆云寂滅，及斷煩惱，迷彼成此。」)

如山曰：「煩惱之本，即是身心。若執身心，煩惱何斷？故標斷煩惱，釋以身空。又斷盡煩惱，空却身心。身心尚空，根塵何有？身等本空，故名永寂。諸相既泯，寂相現前。擬將此心，求證圓覺。夫覺體靈明，不唯寂滅。今滅惑住寂，豈得相應？況圓覺者，非動非靜，雙融動靜；恒沙妙用，無礙難思。住寂之心，何能契合？言即似近，理即全踈。與理相違，故言非也。」

「離四病者，則知清淨。作是觀者，名為正觀；若他觀者，名為邪觀。」

(宗密曰：「此即結明真偽。」)

(《補註》曰：「作是觀者，離四也。他觀者，取四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將前四行，自驗其心，隨落一門，則知是病。故言離者，則知清淨，病除法在，是正觀也。又更生情，便信胃襟，別為見解者，邪觀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欲修行者，應當盡命供養善友、事善知識。彼善知識欲求親近，應斷憍慢；若復遠離，應斷瞋恨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合下是辨事師之心，此當答第三行何等行之問。故標云欲修行者，結云如是脩行。然且唯說事師，更無別行，故但作此科判，以當修行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夫善友度人，種種方便，師徒心契，法意方傳，是以俯就物機，相親相近。愚者無識，憍慢便生，慢既翳心，即不入道，故云應斷。或欲除慢，或遇異緣，相去相離，便生瞋恨，云踈我親彼，說愛說憎。既一念瞋，百萬障起，非論失道，亦墮三途，故此令斷。」

「現逆順境猶如虛空，了知身心畢竟平等，與諸眾生同體無異，如是修行方入圓覺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節言若不了善友及諸眾生與己同體者，則雖知菩提可進，而不能屈節事師；雖知薩埵可悲，而不能忘軀弘道。故此示也。」)

宗密曰：「遠離名逆，親近名順。又違情曰逆，隨情曰順。故《勝鬘》云：『應攝受者而攝受之，應折伏者而折伏之。』則佛法久住，猶如虛空，心無改易也。了知身心下，結示同體。悲智如是下，結因成果。」

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不得成道，由有無始自他憎愛一切種子，故未解脫。若復有人觀彼怨家如已父母，心無有二，即除諸病。於諸法中，自他憎愛亦復如是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節明除病之行，是答第四除去何病之問。文凡三：善男子下，明所治也。若復有人下，言一等心觀人也。於諸法中，言二等心觀法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自他憎愛前已頻明，今復說者，是種子故、是入道微細病故，由此種子難契圓明，故隨所聞法門即生心作意捨此取彼，憎妄愛真難忘能所，故後云即除諸病。若復有人下，是以冤家父母無二，例此觀法應云涅槃生死不殊，不殊則無自他憎愛，故知諸病祇由愛真憎妄、見自見他，故不能久事師宗，但自生情起行。今既斷斯種子，則諸病自除，所以觀人中云即除諸病，此云亦復如是。」

「善男子！末世眾生欲求圓覺，應當發心作如是言：『盡於虛空一切眾生，我皆令入究竟圓覺，於圓覺中無取覺者，除彼我人一切諸相。』如是發心不墮邪見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節顯發人深廣，正答第五問也。文凡三：一總標發心；盡於虛空下，別以相；如是二句，通結離耶。」)

如山曰：「諸佛因地皆發此心，依此願修方成正覺。若無心願策引，所修行亦不成。盡於虛空一切眾生，廣大心也；我皆令入究竟圓覺，第一心也；於圓覺中無取覺者，常心也；除彼我人一切諸相，不顛倒心也。如是發心便離邪見，故偈語有云：『度一切眾生，究竟入圓覺，無彼我人相，當依正智慧，便得超邪見，證覺般涅槃。』」

於是圓覺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「大悲世尊！我等今者已得開悟，若佛滅後末世眾生未得悟者，云何安居修此圓覺清淨境界？此圓覺中三種淨觀以何為首？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節宗中，諸菩薩等與佛問答，發揚本意，欲顯圓覺。但緣節節過思未盡，義意未圓，收機未普，故表法菩薩未標圓覺之名，今始顯之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得名圓覺，今有三意：一、前雖病盡理圓，仍恐下根難入，此又曲開方便三期道場，即上、中、下機普歸圓覺；二、由前節級行解已圓，至此名為證極，證極之境更無別體，唯是圓覺；三、最初標指圓覺為陀羅尼門者，從本起末，今顯義已周，還至圓覺者，攝末歸本。表此三意，故當此門。若佛滅後三句，舉所為也。云何安居三句，問道場也。此圓覺中三句，問加行也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圓覺菩薩言：「善男子！一切眾生，若佛現在當正思惟，若佛滅後施設形像，心存目想生正憶念，還同如來常

住之日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若佛現在下，稱理說者，謂觀行無間，是佛現在。間斷之時，是佛滅後。斷後復作觀行思惟，是設像存想。」)

宗密曰：「若佛現在，對當會菩薩也。當正思惟句，明不假設像等，當知惟心無外境界。若復滅後，對末世眾生也。施設下，明設像之意，謂大師去世不覩真儀，設像諦觀引心入法，相即無相即見如來，亦可想佛真身常在不滅。」

「善男子！若諸眾生修奢摩他，先取至靜，不起思念，靜極便覺。如是初靜，從於一身至一世界，覺亦如是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如是初靜下，應云：『靜即是體是定，覺即是慧是用。初觀成，不見自身之相，名一身靜。以身靜時，當體是覺，名一身覺。世界亦然。』」)

如山曰：「靜極便覺，超動靜相，圓覺顯現，如前從空入中也。如是初靜三句，釋上靜相，自他普徧。徧靜雖無前後，約行人趣入，故從陋至寬。覺亦如是句，例於靜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若寬徧滿一世界者，一世界中有一眾生起一念者，皆悉能知；百千世界亦復如是，非彼所聞，一切境界終不可取。」

(宗密曰：「上節言修靜觀成，此節言起功用。非彼所聞下，誡邪證也。」)

如山曰：「知眾生念者，世界既全成覺，眾生全在覺中，故所起念無不了達，如影入鏡，鏡照無遺，□發則同時已徧，故曰百千世界亦復如是。非彼所聞下，謂信解行證雖階級不同，而所信乃至所證之法元來不異，謂解則解其所信，修則修其所解，證則證其所修。今明證得境界，若非本所信等法，即不應取。」

「善男子！若諸眾生修三摩鉢提，先當憶想十方如來、十方世界一切菩薩，依種種門漸次修行勤苦三昧，廣發大願自熏成種，非彼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節言幻觀。非彼下，誡邪證靜觀，不假外緣。今起幻門中，須憑聖境。前威德段中圓說，故約大悲化生。今道場之內，且自克脩，故約大智求佛。」)

如山曰：「諸佛菩薩心以大悲為本，但依佛菩薩種種之門，自然具大悲也。道場之內且學悲心，限滿對緣即將化用。漸次者，前至靜歸體功則頓現，今隨差別之相故應漸次。願者，希求欲樂之義。眾生無始以來念念希欲五塵之境，今已了悟，故發心念念希欲悲智六度等境，熏心成習故云種也。非彼所聞下，義同上。」

「善男子！若諸眾生修於禪那，先取數門，心中了知生、住、滅念分劑頭數，如是周徧四威儀中，分別念數無不了知，漸次

增進，乃至得知百千世界一滴之雨，猶如目覩所受用物，非彼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，是名三觀初受方便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寂觀。善男子下，言修觀成也。漸次增進下，言起用功也。非彼下，誡邪證。是名二句，總結。」)

(補心中了知三句，註科云：靈心絕待，絕待無念，一覺靈心，豈非同邪。是知絕念之慧，方能了知生住滅念。)

宗密曰：「此有二意：一者、先用數息觀門，治諸覺觀，漸入妙境。然修出入息者，有六妙門，謂：一、數，二、隨，三、止，四、觀，五、還，六、淨。或依次第，或隨便宜。二者、即下文所知生滅心念，便是數門。由前心息相依，息調心淨，故了知心中生住異滅、麤細妄念、本末分齊、頭緒數量。如是周徧四句，謂初則宴坐照見，後則行住皆知，知即無患。譬如妖魅，所欲著人，若知其名，自然消滅。《涅槃》云：『如人覺知是賊，賊無能為。』漸次增進下，淨心是圓覺自體，世界本在其中，觀行成就，全合靈源，知雨滴數，固宜本分，非唯雨滴，萬物皆然。凡夫之類，迷此真心，隨念所知，故□其用。末二句，因前問云：三種淨觀，以何為首？故具答已，結云是名等也。」

「若後末世鈍根眾生，心欲求道不得成就，由昔業障，當勤懺悔常起希望，先斷憎愛、嫉妒、諂曲，求勝上心三種淨觀，隨學一事此觀不得，復習彼觀心不放捨漸次求證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言互修三觀，文凡三。若後末世下，明修觀不成。由〔習〕業障下，令懺除惑業。三種淨觀下，令隨便互修。」)

如山曰：「欲求道不得成就，乃下中之下，力不遂心也。由昔業障下，重發誓願，決心欲證，加功勵志，懺業斷惑。論中亦云：『若人脩行信心，以從先世罪業眾多障礙，應當勇猛禮懺等。』三種淨觀下，言有人色相所礙，空靜之觀難成，先觀色幻，幻即全空，靜觀方成。復有執定實色，礙於心識，難修幻觀，先知其體本無，而不妨覩相，方成假幻。復有修中難成絕待，先知假全空而無假，空全假而無空，空假俱無，絕於對待，方成寂滅。又有人直見心源，方知諸法即性故空，不壞相故假，或但從性現故假，無別所現故空，先後綺互，如說輪說。」

於是賢善首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而白佛言：「大悲世尊！此大乘教名字何等？云何奉持？眾生修習得何功德？云何使我護持經人流布此教至於何地？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調柔善順曰賢。賢之與善，義意無別。賢則亞聖，善則順理，首是頭首。欲使萬善齊興，俱順真理，成正因位。亞次聖果者，必藉經教流通。經教流通，是賢善之首。故流通分中，當此菩薩。」)

如山曰：「事須持教，以教貫穿。文既不遺，隨文解義。解義先須識名，遺名於義不了。奉法者云何持教？持教者得何利益？受持此經者云何護衛？流傳此教者至何究竟？此賢善發問意也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賢善首菩薩言：「善男子！是經百千萬億恒河沙諸佛所說，三世如來之所守護，十方菩薩之所歸依，十二部經清淨眼目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此標能說能護之人也。」)

(補恒河沙諸佛所說，註：《華嚴》云：「十方諸如來，同共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力無畏亦然。」又不了義經，則隨有說不說。了義之教，無佛不譚。)

如山曰：「說此經佛既是真身，真身無礙塵沙同體，故一說即是多說。《華嚴》云：『我不見有佛國土，不說此經』等。守護亦如《華嚴經》等云：『我等諸佛護持此法，令未來世一切菩薩未曾聞者皆悉得聞。』歸依謂因行之中無不從此成佛。清淨眼目謂推窮迷本照徹覺源，是以理貫群經義無不盡。於此若解則諸教煥然，若不了之何知正道？故云眼目。」

「是經名大方廣圓覺陀羅尼，亦名修多羅了義，亦名祕密王三昧，亦名如來決定境界，亦名如來藏自性差別，汝當奉持。」

(此答名字之問)。

(補：汝當奉持。註：謂已悟者，文性離而持法。未悟者，無離文而持義。是奉持之相也。)

如山曰：「非器不聞名秘，隨器異聞名秘。三昧之名，其數無量，圓覺三昧是彼根源，故稱王也。決定，極證之處。如來藏，即圓覺在纏之名。妄不能變，名為自性；隨緣起妄，名為差別。又空如來藏、不空如來藏，即是差別。餘義現前。末句敕令依此名義而持也。」

「善男子！是經唯顯如來境界，唯佛如來能盡宣說。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依此修行，漸次增進至於佛地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善男子下，是標行所依。若諸菩薩下，是言依修所至。」)

宗密曰：「經說無明等皆無所有，正是佛境。佛境若不顯現，眾生豈得皆空？生若不空，豈徹覺地？故《華嚴》信位即佛境甚深，雖知與智殊，皆佛境界，是此意也。由經唯顯佛境，故修之必至佛地。」

「善男子！是經名為頓教大乘，頓機眾生從此開悟，亦攝漸修一切群品。譬如大海不讓小流，乃至蚊蝱及阿修羅，飲其水者皆得充滿。」

(《補註》曰：「譬如大海，謂漸教則乖頓教，頓門必具漸門。乃至蚊蝱句，喻二乘受持。及阿脩羅句，喻菩薩受持。」)

如山曰：「宗是頓教，事具漸門。既頓漸俱収，則遲速皆益。入有不入，總可留心。譬如大海有無量之水，飲之則量腹少多。圓覺有無邊法門，受之則隨器頓漸。」

圓覺經精解評林卷上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